通志堂経解

ロ仁12
1411
256

門 口 12
清 卷

東海徐氏藏書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三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弒不書即位正也吾於隱公既言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允公之弒其謀甚晦方公與夫人如齊亦豈虞夫婦之間萌逆弒之謀及公薨于齊魯人蓋以爲齊侯殺之亦不知其謀之出於夫人也雖夫人示謂魯之不我疑故喪之歸也亦從而歸歸魯三月而魯人無知夫人與謀者其責於齊曰請以彭生除

之魯蓋以力不能得齊侯而甘心焉得彭生姑以當齊侯亦不知賊蓋在苫塊之側而不問也姦雄殺人而逃心猶有所不安況婦人之情乎喪歸三月魯時將練祭夫人懼與祭而干冥責也於是奔齊弑逆之謀至是乃敗夫人蓋自敗也魯於是始得弑君之賊然子母之間何以置之哉蓋絕之可也而莊公幼稚有所不忍焉聖人以為法不可以恩掩義故春秋於是奔也黜不書氏為魯誅之而為莊公絕之也公穀皆以去族為未爵命此亦未者矣內諱奔例書遜避之也其實奔也

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忠孝無二道移孝於忠同是心也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魯於齊有不與共戴天之讎而天王命以主婚是置人於不孝也為魯侯者宜何以處之寧辭王命以避讎可也蓋王命有義可辭父讎無言可避故君子寧廢其公而存其私是天下之通理也如是則忠孝不失為兩全今魯上不辭王命而下無以避父讎既遣單伯為天子送王姬矣乃為築館于外以待之示不接於讎也然一舉而忠孝兩失外王姬則於王為不忠歸王姬於齊則於

父爲不孝魯侯之計初以爲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上不違王命下不接父讎矣蓋不思其忠孝兩失皆本乎築館于外也不忠不孝之罪其可以智免哉單伯魯大夫或者疑送王姬非魯所宜遂以單伯爲王臣及見十四年鄄之會單伯書於會之上若内大夫然是又改送爲逆是二者均失也天王命魯主婚姬若魯女也故單伯言送而王姬言歸皆以内之辭書之苟以爲逆豈有齊娶王姬而魯爲逆者哉然内大夫未有書字者此書字者劉敞謂魯之孤是也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也如邾儀父之類故書字此爲得之孤蓋魯附庸之君入仕

于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策命也若書所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耳生而命之固也死而策命古無是理周官有職喪掌諸侯之喪治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有事謂賻贈賄含之典也若其有功德於世者死有誄有鼎銘捨此無所謂錫命者焉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此春秋之末叔季之事非制也極其原當自莊王啓之然以衛襄之爲人而較魯允則景王之失爲輕且允公天下之大逆生不能討

死復何辭以策命之則莊王尤爲不君矣不書天
闕文或者附會天德天討之事以求不書天之旨
鑿矣書錫允公命其貶自著安在去天而後見貶
哉不然王伐鄭不書天豈其貶非天討歟聖人立
文自有體不如是之屑屑也

王姬歸于齊

夏送王姬秋築館于外至冬而後歸於齊久遲於
魯何也見齊魯之兩不安也魯人不敢送懼不孝
之罪暴於天下也齊侯不敢逆懼魯要其來而爲
父復讎也遲之已久齊知魯無復讎之意而後來
逆之不書逆常事也觀王姬久留魯而情可見矣

魯主婚王姬若內女故書歸
齊師遷紀郱鄑郚

嗚呼齊襄狗豕也紀王后之國今王復歸女於齊
紀示有婚姻之好焉姬入齊而齊遷三邑者其人
也其示有親愛之心哉僖公見紀之納女於王則
終身不敢謀紀襄公當王姬之歸而遷紀邑焉其
父子爲惡之輕重又可較矣春秋之書遷有三義
有遷人之國者宋人遷宿是也有自遷其國者許
遷於葉是也有遷人之邑者紀郱鄑郚是也遷國
徙其都鄙城市而已遷邑則徙其民而取其地也
或者曰遷其民而虛其地非也且遷者本利其地

而遷之若不取其地摟其民何益哉周之井田有
田始有民春秋之世其法固存也遷其民而不取
其田民何以置之然取邑曰取者不轉徙其民也
遷邑曰遷者轉徙其民也齊不義而逼紀紀民有
所不順焉故以師脅之驅其民而徙之東置於南
甲居於乙疆其地而別之使若齊置之也取其地
而民安之曰取取其地而彊其民曰遷聖人因事
立文而義自顯也紀小國爾三邑既遷所存者幾
何宜其不能立於大國之間則紀之亡若不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魯附庸也未王命故以地舉之若邾牟婁
焉莊公幼弱大夫專恣於餘丘叛故公子慶父專
兵伐之然溺伐衛則聖人貶其族慶父專聖人不
去氏何也於以著孟氏之孽蓋基於此不氏則無
以見之故書曰公子非褒慶父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書齊王姬卒疑辭也王姬卒而夫人會齊侯於禚
是誠可疑者允公于乘之君文姜與其兄謀之如
獵狐兎王姬婦人又何恃哉歸齊八月而卒於齊
死之善惡不可得而詳也齊之赴魯內有所不安

而赴之疑魯問其故也不知赴之而夫人遂出會于禚是乃所以致魯之疑聖人亦從其實以疑詞書之其意可見矣不然王姬卒常事爾何以書之或曰初姬之歸也魯主之故赴於魯非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亦魯主之也其後何以不書卒

7 酉宋公馮卒

魯之允宋之馮一體之人也而其時又適相終始其同惡相比盜之常情允馮不死鄭亂不息然其所以亂鄭者實允馮之故宋馮出忽立突初以植逆黨也不惟利其黨而且利其賂賂不厭則始立而終惡之允之與突亦同惡者也突失宋則比於

魯亦同氣相求者故魯復擾之以伐宋及其未定爲國人所疾而出奔則魯宋均無望於突矣無望於突亦可以已矣而二人之心以爲突出則逆黨孤於是舍前日交兵之怨而同納突焉忽已得鄭而突居於櫟是鄭有二君也鄭有二君繄誰之罪歟允馮爲之也允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使允不死兵釁復生矣幸允死而馮不能獨納突也及桓十八年齊襄伏甲殺子亹而立子嬰鄭蓋未定突猶在櫟使宋馮不死又未必不爲突謀也今馮死矣故子嬰雖稚而君鄭十有四年突無如之何者失宋魯之援也故聖人於春秋重絕逆黨

蓋重絶逆黨則天下之亂息矣宋馮之卒聖人蓋
幸其卒也

二月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衛朔不義而立不義而奔王法所不容也齊襄爲
逋逃主而久匿之至是五年復舉兵伐衛謀納朔
也齊襄之行汚人牙頰天下同疾之而魯又有君
父之讎其可與之俱邪莊公於此纔十有五君子
蓋不可責其過也而深可誅者大夫之無君忘讎
於内而專兵於外其可忍哉故去溺之族誅之重
矣其後莊公忍父之讎而從其伐衛鬬王師石敗
之上不忠而下不孝皆溺所以致其君者然也其

罪可勝誅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成王崩七年而後葬周無臣子而諸侯無王也左
氏曰緩何止緩邪公穀以爲改葬意之爾若然則
何以不書改如卜之改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春秋因事立文而褒貶自見紀季以酅入於齊始
隱終哀惟此而已故其文異凡大夫有罪者必書
奔而此不書奔大夫竊邑者必書叛而此不書叛
大夫貶者皆斥名而此不斥名蓋事可疑者聖人

不異其文無以判後世之疑此何疑哉季紀侯之弟也知齊將滅紀紀亡無日矣於是割紀之邑以出事齊其迹若叛紀實竊邑而事讎也聖人不異其文後世豈不誣君子爲亂臣賊子羞紀侯疾齊襄之惡不忍北面於齊齊兵將臨紀也紀侯將築城鑿池效死而守之則民不能無傷全其民則社稷滅守社稷則民俱死紀季於是謀於君割邑以附庸於齊辱己以全兄之高因邑以繼紀之祀其爲迹則順其後遂國於鄣而叔姬有歸則宗祀不泯者季之功也故聖人書字若許叔蔡季之賢也不書奔非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之惡也不書叛非若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之道也其意與文自見殆不可以迹而疑其情也或者不得其旨謬曰諸侯母弟皆書字宋公之弟辰陳侯之弟黃何以書名又以爲未命者稱字既命者稱名莊公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書名是既命也至閔元年季子來歸乃書字無乃既命而復追命邪聖人惟書字書名去氏書氏爲春秋之權舍此何以寓褒貶哉

冬公次于滑

有其實者聖人與其名盜其名者聖人責其實公次於滑將以救紀無其實安得享其名故聖人以

徒文爲文不與其名也齊師次於聶北救邢名曰
救邢安得無其實故聖人書夷儀之遷以責其實
也滑之次莊公蓋幼也于同生迄今十有五年十
五之童其能抗齊而救紀乎不能也實不能而徒
出兵何益哉雖圖其名不可得也故書公次而不
與其救無其實不與其名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文姜淫奔君子所切齒然元年奔齊聖人去其氏
及禚之會祝丘之享復其族何也去氏所以誅其
弑逆之惡不去氏則無以見其弑復氏所以重齊
侯之誅不書氏則無以見其禽獸之行文姜固在

所誅也而一婦人何足誅哉所以痛誅者齊襄也
若司馬之法在齊襄當服九伐之典文姜何足治
哉詩人賦敝笱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敝笱在梁
其魚魴鱮魚大者敝笱足以制之文姜無足治者
也南山刺襄公則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以狐喻
襄公襄公何以爲人哉故聖人於春秋誅齊襄爲
重而以文姜爲不足誅也享者兩君相見享於廟
禮也以妹享於祝丘宣淫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者多矣卒葬者不書惟紀伯姬之
卒書恤其死於亡國之際也宋共姬之卒書恤其

死於宋之災也紀伯姬之卒紀猶未亡而所以書者爲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垂衛地謀納朔也鄭伯突自允十五年居于櫟以傳考之蓋未嘗入鄭也十八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莊元年齊襄殺子亹祭仲立子嬰子嬰至是凡四年突居櫟子嬰居鄭鄭有二君子嬰之立不書於經則今日遇於垂者子嬰邪鄭伯突邪曰鄭伯突也夫世鄭之統者昭公爲正昭弒而無子則統固絕矣亹嬰雖繼立乃昭之姪不可謂正而突雖篡實莊公之子又嘗君鄭矣聖人於此與其世鄭之統者名與之實殊之也蓋不與其名則無以顯其篡之實然則遇垂者鄭伯突也蘇轍以爲子嬰過矣且據傳所書則此遇亦非子嬰初齊襄伐亹問弒君罪亹會之爲齊所弒祭仲立子嬰則祭仲固齊讎而子嬰祭仲所立敢冒不測以會齊邪則垂之遇必非子嬰也以聖人明鄭之世統則鄭伯亦當是突以左氏著子嬰之事則鄭伯決非子嬰此固若無足論者然傳世之統聖人重之愚故白聖人之意以明鄭之世統云

紀侯大去其國

聖人書紀之事何其異也前日紀季入齊爲之顯

然隱惡抑揚其文必置於無罪之地今紀侯之去
也又爲之筆削諱避俾其不與惡人同科豈聖人
之私紀哉原其情而已勢有所不能免者紀之滅
亡是也齊之於紀蓋九世讎傳曰齊侯烹於周紀
侯譖之今雖越數世而齊憾未已雖其事有無不
見於經然觀齊謀紀之毒其或然也自僖公與鄭
伯如紀而謀襲之距今十有八年觀紀侯於齊之
僖襄均不見其有非常之怨而齊之謀日深紀侯
下之蓋已無所不至允六年會允於邾冬來朝魯
皆以求成於齊而齊不順九年又納女於王倘王
之重以圖安齊亦未之平也十七年又爲黃之盟

然襄公亦而逼紀愈甚王又爲之歸女於齊期以
平其忿而反虐之王姬歸齊而三邑遷焉三邑既
遷而紀無以自存矣故三年使季以酅入於齊爲
春秋祀然前年秋入齊迄今之夏而後紀侯去之
何哉蓋須季之安於酅社稷有託而後去也則紀
雖亡蓋與亡國異國亡必有滅之者而此不書滅
明季之入足以止齊之滅也亡國之君必名責其
不死社稷而此不書名明社稷在酅實未之亡也
亡國之君必書奔而此不書奔蓋釋然而去實非
奔也然則紀侯在所褒歟曰不幸而至此尚何以
言功區區之謀僅足以贖覆宗滅嗣之罪其何褒

然聖人必異其文者所以傷紀侯爲國之難僅能存祀疾齊陵暴之惡而重誅其心也議者美之或推之大王之列褫之或陷於譚子之下皆不酌聖人之意而察其書法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滅人之國而葬其夫人小惠能掩大惡乎齊在所誅也魯爲伯姬父母之國魯不葬之以爲仁而使齊賣之以掩過則聖人書之不獨譏齊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忘父之讎而交於齊則會可也遇可也盟之亦可也何以狩爲通於讎而託於狩兩相衷也元年既爲齊主婚三年溺已會齊伐衛則通於讎人矣尚何虞哉蓋前月之通於齊公與齊襄未嘗交際也今之狩兩君相見也交際之間兩君不能無疑心故各以兵行徒以兵行則嫌於不順故以狩爲言其實相虞也嗚呼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憾也今因狩一見而釋之莊出於空桑邪則尚何責若是允之子也其忍忘其父乎莊公於此不得與禽獸齒立於天地間尚可以人責之乎書曰齊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以人責公聖人猶加恕心焉愚以是知春秋忠厚之意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嗚呼齊襄宣淫一至是邪師三軍之聚也前日會于禚享于祝丘猶曰託會享之禮也今當三軍之衆而掩然無恥極矣載驅之詩曰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路車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朝夕蕩遊乎路者也四驪濟濟垂轡瀰瀰兵車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蕩遊無厭荒樂不慙也其與春秋相表裏孔子存而不刪於以見六經之權也

秋郪犁來來朝

郪附庸也附庸之君未命者皆字儀父蕭叔是也而此獨書名何邪夷也夷附庸不朝如介葛盧是也此獨書朝以朝禮見異於夷也則犁來蓋知禮者其卒能佐伯主尊周室而請王命爲小邾子榮列於五等之君其知禮端自今日朝始故聖人進而書朝異於介葛盧爲褒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衛宣死而無嫡嗣朔弟也又逐朔而得衛今齊師納朔而王師救黔牟其曲直之理則五十步笑百步爾然以彊弱論之則齊彊而周弱以尊

卑辭之則周尊而齊卑齊所恃者彊於天下也周所恃者尊於諸侯也然聖人作春秋蓋抑彊而濟弱抑卑而奉尊彊不敢陵弱卑不敢抗尊則天下治正春秋之教也今齊連五國之兵以臨於衞衞固不敢敵也周復何以救之今周室之師不能當齊五之一則宜其救之不濟也然齊師納朔朔卒入於衞王師救黔牟而黔牟卒出奔聖人於朝之入也志齊之彊而能納朔也不書納朔朔不與其納以抗王師也黔牟之出也不書出奔傷周之弱不能庇黔牟也不書王師敗績不與齊之得敗王師也四國皆人而內獨稱公人外所以人公也公忘父之讎復從讎於不義以抗敗王師齊與三國均得逆王之罪而莊公兼受無父之誅也莊公至是生十八年豈猶有童心故也故聖人以成人之義責之也王人微者子突名也如子孔子朝之類或以字爲褒或以名爲貶皆非是褒貶在王師不在王人也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秋公至自伐衞

詹五國之師抗王師而敗之逐黔牟而入衞朔之得衞其示何安孔子曰汝安則爲之朔固安於得位也尚何慙聖人書朔入于衞有所詹也公踰年

動衆越三時從讎於遠且不義而抗王師及是而
歸尚何辭而飲至邪其告於廟必不曰敗王師也
冊書之誣其可信之不有春秋後世何以證哉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以爲俘而公穀以爲寶說者援書所謂俘厥
寶玉遂以寶與俘爲一愚以爲此二說不可合若
以爲俘則貶在齊以爲寶則貶在衛蓋俘者兵之
餘而寶者國之賂也以理揆之此當爲寶不可曰
俘也且齊之伐衛期納朔而已豈貪其寶玉虜其
人民也蓋朝聘諸侯之兵而復入衛其德於齊爲
多故以衛之寶賂齊齊以魯釋讎而從已且親也
於是分而遺魯焉朔賂之齊齊分之魯其貶一也
或者以衛寶比郜鼎曰鼎取於宋猶曰郜鼎寶取
於衛宜曰衛寶器從名也愚以爲衛寶不書衛無
以知其爲衛之賂非郜鼎之比君子觀其文而察
其義不可鑿言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初文姜之淫奔莊公蓋幼也故聖人每每誅齊而
責姜今莊公既冠矣而姜宣淫於二國之間春會
於防魯地也齊魯之民不勝其恥
而莊公不恥也衛嗟之詩曰衛嗟昌兮又曰衛嗟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言莊公長大而美既成
人矣而不能防閑其母此詩人所以刺莊也且一
婦人之出入豈難制哉而莊公縱其淫而不恥尚
何以爲人子乎莊公至是蓋冠矣聖人所以責之
重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天地大變明不可以常情度之然不可謂無應而
然也惟君人者常懷畏天之心而懼其爲變兢兢
修德建皇極於天下則天地位萬物育何有於變
彼陋儒者規規指一事之應一物之驗以爲知天
此淫巫瞽史之事君子所不學夜恒星不見變之

大者夜中星隕如雨天意豈可測哉視其變而戒
懼修德以弭之無問其應可也楊雄曰聖人不求
知天此言足以爲萬世法若公羊何休楊氏之罪
人也恒星列星也星隕如雨志其多也或問其故
曰吾知其變不知其故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之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焉爲水所
厭而不實故先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月
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說者以麥苗爲
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徒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
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

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故明舉
其實此則麥未實爲水所盡耳何疑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兵出以名有名之師直直則多助兵出以義不義
之師曲曲則無功魯之與郕未嘗有一日之憾莊
公無故出師而次於郎此何名哉故陳也蔡也有
所不從陳蔡不至公懼不勝乃治兵習戰合齊師

以圍郕不義甚矣故郕雖不支寧降齊而不降魯
不義之兵雖小國有所不服自春動衆迄秋兩還
二時暴露於外且與讎比君子危之及其返也書
還不書至蓋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公之舉可
謂不自量矣齊爲讎而不報郕無憾而興兵已方
忍讎事齊以幸啼息安能脅陳蔡而必其至哉徒
見齊嘗脅陳蔡以伐衛已亦脅之以伐郕陳蔡其
肯聽已如聽齊耶甚哉其不自量也已既釋父讎
而事齊齊固親之矣則圍郕之舉求於齊可也何
必陳蔡蓋郕介於齊魯之間於齊爲遠與齊伐
郕則疑郕服齊而不服已於是寧遠求陳蔡而近

捨齊不知陳蔡雖弱其能從吾役哉其不至也必矣二國不至卒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邾固非我有也夏邾已降齊及秋而後還蓋莊公舉事不謹失措於邾遲留而不返愧無辭以飲至故書還不書至志其實也或者以還爲善辭夫出師無名伐國不義三時而反猶曰善之春秋之法不如是之踈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凡弒君稱人君無道也諸兒之惡薰炙天地非特齊惡之魯亦欲其死也非特魯惡之天下後世均爲太公誅之也而諸兒之弒書無知何也蓋二惡並著不可捨其甲而存其乙諸兒之無道不待書無知而後見無知之事非名則不彰何則無知仲年之子僖公以年爲母弟愛之異於他弟而施及其子無知蓋習寵爲常諸兒一旦絀之能無怨乎怨者亂之媒也於是弒諸兒而自立焉故著無知之名所以見僖公寵弟之禍不可不戒也春秋於此所以明親親賢賢之道不可偏廢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春秋之法有非名氏無以見褒貶者則雖微而必書如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有不在名氏而褒貶

自見者則雖尊而不書會王人盟於翟泉是也蓋不書劉夏無以見其卑而任尊者之職一書王人則已見周之微而王人下盟此詳畧之判也今薄之盟所責在公忘父讎而爲齊謀立君書曰及齊大夫盟其義已顯不在大夫之名氏而後見褒貶也及齊高傒盟則罪在高傒而不在公公及齊大夫盟於薄則罪在公而不在齊故畧外而詳内辭之詳畧聖人之意可見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齊襄無道見弒其嗣勳絶子糾小白皆僖之子而襄之弟也以世統論之則均不當立而子糾出於魯小白出於衛子糾倚魯而謀入故書納小白齊彊而自入故書入納與入均不正也而小白彊而得之書曰齊小白入於齊篡也然莊公於齊不共戴天齊之亂魯宜討之也而反憂之初盟其大夫謀爲之立君及是遂躬伐齊而納子糾爲或者曰此以德報怨也愚以爲不然怨有淺深如壇詁之爭干戈之憾以德報可也不共戴天何所逃之而可以德報邪釋父讎而冒不孝之罪於萬世之下德何有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報怨猶不可以德而況父讎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春秋内戰未有書敗績者皆爲之諱也今乾時之戰不諱敗則聖人之待莊公蓋示薄矣皆魯君也厚於他而薄於莊何哉見莊公之不足齒也人莫不有父而莊公獨無父之國則齒莊公有無父之人則重莊公矣公自春及齊大夫盟夏逐伐齊納子糾齊小白既來聞而入則公可以已矣尚整兵而與齊戰折北不支佚獲而逃使無讎而爲齊納糾猶有義不義也今爲讎納君已無父矣雖義何益哉況小白兄子糾弟也公穀經文皆書糾而不書子明糾不當納也内忘父讎而外爲齊納不當立之君莊公之過非徒日月之食也終身之罪也尚何足爲諱哉故不諱敗露其惡也或者以我伐齊爲有復讎之名故聖人與之不諱其敗榮之也噫君子觀莊公果有復讎之心哉爲齊主昏從齊伐衛受齊遺俘及齊圍郕盟大夫豈今日之戰一旦背齊好而直爲父復讎且莊所納者讎之子而名爲復讎有是理乎七月會葬襄公而八月及齊師戰其戰之意可見安用譊譊爲無父之人文過哉或者又以没公不書爲公恥夫敗且不

諱尚何恥之沒哉戰不書公緣上公伐齊之文也
如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秋及邾師戰於升陘同
義學者無多穿鑿以紊經體則褒貶自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小白之惡於是甚矣已既先入以得齊齊人安之
小白何虞哉糾糊口於外已不能和協則縱之可
也小白必殺之而後已曰吾所以絕人望而杜後
患也小白其亦有天倫之性哉鄭莊克段滑在衞
不殺也宋殤得宋馮在鄭不問也夫既攘其位而
勦絕其命君子其安乎則小白之姦蓋加鄭莊一
等宋殤之用心猶恕於小白也小白之意蓋見夫

鄭突不殺忽卒出入歸奔如傳舍故於此必取而
殺之則齊安焉蓋不知其惡直出於鄭突之上而
萬世不磨也故聖人於齊書人則知其爲小白於
糾復書子則見其不宜殺也左氏謬以爲魯殺之
論語威公殺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之言與春秋所
書炳若日月學者安得信傳而戾經也然書此者
亦足以見魯不能庇而爲齊所取是乃所以譏魯
也

冬浚洙

隘哉莊公有重心也吳江劍閣洞庭孟門天下之
險也或者越而過之若趨平地洙何足恃哉孟子

通志堂

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莊公不孝天怒民怨四鄰
叛之舍齊蓋無通者前日俟陳蔡不至知四鄰莫
有齒者公又納糾賈怨於齊乃區區浚其溝澮以
爲備齊之具不其愚哉楚子城以爲城漢水以爲
池小白不畏而問罪焉何畏於洙莊公徒勞民動
衆以爲此無益之舉敵人蓋望而笑之何益於備
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于長勺

齊伐我也何以不書伐不與齊之來伐也乾時之
敗齊取子糾殺之齊亦可以恝然矣今又稱兵以
涉吾地幸魯潛知逆而敗之長勺魯地也聖人書
公敗之而不書來伐子奪蓋可見矣允十三年齊
衛鄭來戰於郎內無詞以敵之故以三國自戰爲
文今公敗齊於長勺無詞來伐故以偏敗爲文內
外異體戰敗異名而曲直一判春秋之文誠不可
假而度也

二月己丑宋

莊與宋未嘗有怨也以爲修先君之怨歟則允之
禾年尤親於宋亦無一日之憾也且齊爲殺父之
讎而莊實比之尚何宋問然則公侵宋忿兵也何
忿乎忿宋之薄己也莊之不孝父讎不能以義復

母淫不能以禮閑天下皆以爲齊侯之子宜諸侯之不齒也居位至十年四鄰無一介之使以交於假人五年伐衛之役宋陳蔡雖同之其實從齊不從魯也三國蓋恥與同列矣故圍郕之役待於郎而陳蔡不至薄莊之不足與也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於此遂以其兵力之彊而侵宋焉忿宋薄己不能自反而修身齊家自咎所以不齒於人者何故乃無釁而侵鄰國以結怨於諸侯則莊公之爲人果不足以爲君子而小人之歸矣

三月宋人遷宿

宿宋之附庸也而介於宋魯之間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二國相要同盟於此則其在宋魯之間審矣公侵宋宋蓋疑宿之徵爲魯所逼而降之於是遷其國都內近於宋焉然則滅乎未也遷其社稷之守近乎宋猶以爲附庸也故不書滅魯固不彊於宋也公一侵宋宋閔遷附庸而避之示足以見閔之懦矣夏齊宋俱欠于郎而宋師獨敗宜宋之怯不能庇宿也噫力不能庇心不忍棄乃講其民而遷之後遂不復見於經以傳考之則其地卒在魯定十年侯犯叛駟赤誘侯犯如宿犯從之則地入魯久矣豈宋遷其地而據其邑卒入於魯耶考乎此尤足以見宋閔之不能庇宿雖遷之無益

於宿之亡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師次于郎有待也待魯之服也前日公敗齊侯宋齊宋均有憾於魯則其伐我蓋有詞矣尚何待曰惟有詞而不忍鬬其兵故待焉威公以諸侯之師次于陘以待楚楚使屈完來盟于師故不戰而反楚雖夷狄猶知義也齊宋次于郎而敗宋師于乘丘莊雖諸侯曾夷狄而不若也魯之納糾侵宋皆無名之師而待於近郊魯固可求成矣反乘二國之無戰心詭謀而敗之莊公尚爲知義乎凡外之來伐不書伐我書來戰或侵我西鄙伐我北鄙聖人皆迹實而書之不諱也今非侵非伐非戰而師次于郎本問罪之舉焉故聖人亦迹實而書次不訾人以過也然齊宋同次于郎而宋師獨敗又以見齊威不忍鬬其民全師而反宋則不忍其忿鬬之故獨敗也不然齊宋同敵魯宋敗齊兵安得獨無傷乎嗚呼齊威於是蓋有伯心非前日之小白也聖人示因其功過而書之昔爲桀跖今爲顏閔聖人無私也跡其實以寓賞罰而已凡春秋伐而書次者善之也救而書次者誅之也伐而次蓋有所待不脅忿而遽疾於人也救而次則有所觀望

而不進矣聖人察其情以求其善惡不可謂書次
同一貶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於此始見經而所書者敗蔡師虜獻舞說者曰
州而國國而子以漸進之吾不信也蓋前乎此荆
雖彊未遽侵犯王略然蔡侯鄭伯會於鄧則聖人
蓋已憂之矣中國諸侯無人慮此者今齊威初得
齊蓋有伯心焉故聖人於敗蔡之事首書之以見
荆將吞噬中國諸侯不可不慮以起齊威之伯業
也荆楚之彊亘古而然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
先叛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德中衰則有所不庭矣故武
丁之興撻彼商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而後帖服
焉周之盛時周公在朝莫敢不臣詩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周家中僨則有所不臣矣
宣王之興蠢爾蠻荆大邦爲讎亏叔元老克壯其
猷而後能服之然當商周之盛時朝貢於庭亦不
過曰荆楚舒而已未嘗見稱人稱子也或稱荆或
稱楚初無輕重而後世見經始書荆繼書楚初來
聘書人後又書子遂以爲進之且成湯高宗周公
宣王惟懲而服之孔子遽反成湯高宗周公
之道而進之乎無是理也然則其所書之異何曰

書荊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史文惟書子不書子爲聖人之意蓋楚自周之前無封爵直南蠻爾及鬻熊事文王文王師之有書曰鬻子其後成王封其曾孫繹於楚以子爵於是列於五等之末及春秋之世日以盛彊遂僭稱王雖其僭出於君而實國人奉之也至於通中國則以中國之爵爲榮故會諸侯遣聘使以子爵自稱聖人示因其自稱而書之僭王則聖人惡之然因其實而書王則土無二王不可以訓於是還其所封之爵以子書之若曰楚雖彊大極其所封之爵不過曰子所以抑夷狄之彊以尊王也若夫書荊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其俗蓋善惡淺深自見非聖人新意也或者又以楚書子爲聖人據禮而稱之此又不然記曰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雖大曰子此則漢儒採春秋之文而立言非春秋之前先有是言也謂楚屬南蠻而稱子可也東夷北狄西戎安有稱東夷子北狄子西戎子者哉此漢儒謬說非先王之典也不可以證春秋蔡侯獻舞即蔡季也吾於自陳歸于蔡既論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人之國勦人之祀固重也而世有所不免君子蓋視其罪何如爾夏啓之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天用勦絶其命周公之典曰内外亂鳥獸行則
滅之罪非是二者則亦不至於絶與滅也然成湯
之興仲虺作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則兼弱取亂侮亡未必皆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與夫内外亂鳥獸行者也蓋弱不能自存
則兼之亂不足治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
則推而亡之何甘誓周典以絶滅爲重而仲虺以
取亡爲輕也蓋成湯之興伏義以正天下所存者
大則所亡者輕矣今譚之惡不見於經傳齊侯以
一舉而滅之君子蓋疑焉然聖人於齊書師不書
人無所貶於譚子書奔不書名若無罪也蓋譚之
罪固不至於滅而齊師滅之所以示威於楚九月
荆敗蔡師而虜蔡侯其鋒不可戢視中國若入無
人之墟也齊威圖伯之謀固不得不示威以懾之
齊威之志則然矣而譚之罪不至於滅故聖人書
子予其示威於楚則書師責其滅人之罪故不名
譚子其褒貶異文而各有義也不二年而會於北
杏聖人又顯而爵之蓋予其圖伯之謀也雖非成
湯取亂侮亡之心而迹近之聖人豈以成湯望齊
威哉予其迹而已孟子曰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
也於是蓋可見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莊公於此三敗齊宋之師矣屢戰屢捷公蓋以爲善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蓋以結怨連禍民被其毒也子產以無文德而有武功爲鄭之憂范文子以君幼而有武功爲晉之患莊公豈特無文德而幼者哉其惡蓋播於天下諸侯均不齒之而又結憾四境君子爲之懼也幸齊威方圖伯不以小忿爲念宋閔旋被禍而絕報怨之師不然公敗宋之師魯之禍也非福也

秋宋大水

外災何以書往弔也魯離於宋何爲弔之幸之也再敗宋師宋怨弗忘報爭今宋大水則謀不及魯矣魯故幸而往弔焉災無赴告之義非弔無以書之弔而書於策聖人示因史冊而書之以見公之結憾鄰國乃幸人之災以緩報怨之役何以爲國乎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也魯周之懿親也所以爲王主婚固多矣惟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不然同姓主婚常事爾何以書之不書齊逆示常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

叔姬伯姬之媵也媵不書所以書者非常也故歸紀酈卒葬皆書焉叔姬自隱七年以媵歸紀迄今三十有四年叔姬蓋垂白矣以垂白之年不幸而紀亡紀侯大去不知其所終幸紀季以詐謀挈邑而入齊以奉宗祧於酈紀之五廟猶血食也然伯姬既卒繼祀事者誰與謂紀之亡而酈之微遂棄而勿顧其如宗廟何故不忍棄其衰殘之念而復歸焉全節中義而不失婦道有足嘉者宜聖人不以其媵妾之賤不憚辭費而究其始終所以存節婦之風爲大下勸也說者乃曰嫂無歸叔之義且以垂白之姬夫又何嫌小人不成人之美而擠人之惡果聖人之心哉聖人於詩存柏舟之什者秋著歸酈之事垂訓遠矣觀乎此非徒全叔姬之節亦足以見紀季之果能奉社稷於酈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弒君及其大夫三累也於允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既言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八月弒君而十月奔陳宋尚爲有臣子乎陳佗奔蔡蔡人殺之聖人與其討賊之詞宋萬奔陳而陳安之陳蔡之善惡判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北杏之會威公圖伯之初也圖伯之初而首以爵予之許其伯也古者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所謂上公九命者則伯之名蓋起於是今威公之立不受命於天子則所謂伯者分州之伯歟抑九州伯之也今威公之伯春秋命之也曰春秋則春秋之所予得有命蓋聖人代賞罰而作春秋空文也安若天子之命也周衰方伯之職不修諸侯不知尊天子而攘夷狄周替於上楚僭於外聖人蓋憂之

今齊威之興哆然有圖伯之心而齊實方伯之後也於是聖人以權許之豈苟許之哉許之於初所以責之於後也故今日北杏之會諸侯皆人而齊獨書爵尊之異於諸侯所以責其尊天子攘夷狄之效也而威公果能不負聖人之責成九合之功伐楚於召陵而折其彊暴之鋒中國恃以不夷狄者威公之力也聖人於春秋詳威公之始終以荅羣弟子揚管仲之不死糾以露春秋之旨使後世知吾春秋實予齊威也則北杏之會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豈非許其圖伯之始也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前日滅譚聖人書師今日滅遂聖人書人譚遂均不宜滅而春秋一予一奪何也前日書師非予之也權也今日書人非苟奪之責其正也前年楚人滅蔡凌轢中夏聖人將許其示威以圖伯故以權予之今既爲北杏之會伯業萌矣而齊威不能安靖小國和協大邦宣禁令以安王室合兵力以帖荆楚乃以諸侯小不順則遂舉而滅之是怙其彊也非安輯諸夏之意也故聖人復貶而書人前予之今奪之非私也迹其善惡而已故譚子書奔而遂君不書奔奔者不能保其國之稱也譚子有不能保其國之罪以啓齊之滅故書奔遂無罪而齊滅之故不書奔觀乎此又足以見滅遂之無名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敗齊師未嘗與齊通也北杏之會莊公不與今齊威以遂不至而滅之公懼尋會于齊齊侯盟于柯平于齊也說者以莊公忘父讎復通于齊茲蓋不然襄公莊之親讎莊且比之威公襄之弟何與於讎不責於比襄之罪而責於從威之盟非春秋意也然則柯之盟許之乎曰魯聞齊之名有所不安也況盟其君哉然春秋之法重責其初而略其

終其讎之切者莊固親之何有於威聖人既責之於襄則今日之盟有所不問也特其從伯之會始於此矣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事以爲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焉經不書歸田況汶陽之田至鞏之戰而後能取無足據者然以爲威之信自是結於諸侯則有之何則公伐齊納糾于威爲至讎又敗齊師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則魯之怨齊蓋未償也今頓釋前憾而爲是盟威之心蓋休然有容矣宜諸侯之心服也曰威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其說是也其事非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外書人而內書單伯則內外皆大夫爾或者以書人爲貶齊非也齊侯何罪哉宋背北杏之會齊釋而不伐則諸侯攜矣伐宋之兵伯主之權也非過也單伯復會故再起伐宋之文齊將伐宋不期於魯自柯之盟始平爾齊不保魯之必從也故不敢期之魯見宋不至而齊伐焉後期也後期而齊威不問此所以服魯之心而得其從鄄之會也大夫不序將卑師少爾

秋七月荊入蔡

先治內而後攘外伯主之序也今齊威圖伯三年

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
慮之而未有以制之也說者遂責威公不能服楚
是示責人之難矣夫穫稻粱必春耕夏耨秋耘而
後冬得而穫之種未入土磨刃而將刈焉吾竊笑
其愚也荆之彊暴非一日矣不可擺而取也必安
靖中國內治而後攘之宣王之事也不然未有以
待虎杖尺箠而搏之有不觸其怒而爲其噬者幾
希故其後凡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
伐之示足以見楚之彊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靖
安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
威公以不能治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周衰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諸侯魚潰鳥散無或宗
主人各有心心各自負掩然無相下之志故威公
之興驟舉而合之蓋示難矣故一得國公樓諸侯
而會之以一其心今伐宋而得宋於是會于鄄鄄
之會爲宋也單伯魯大夫四命之孤也不名說者
以爲王臣於此灼見其非也春秋書王臣必列於
諸侯之上以主會如僖八年會王人其侯盟于洮
九年公會宰周公其侯于葵丘則王臣皆書於會
之下以主是會今單伯書於會之上如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季孫行父會齊侯于穀皆內臣也其文

自順說者疑魯大夫無書字者不知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入仕於魯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踰年再會于鄄懼諸侯之離也會之於春見之時所以協諸侯之慮而啓其尊周之心也左氏以爲齊始霸未也伯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哀姜均齊女也二女均有罪而齊威殺哀而釋文何也義之所在也文姜通於襄襄兄也殺文姜則爲暴兄之惡釋而弗問遠之之道也哀姜通於慶父慶父賊也以義殺之內足以滅惡外足以懼賊於姜爲安也齊威於此蓋示有所審矣然威公方圖伯而姜如莒未必不爲伯業之累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鄆邾之別封裔出於邾之其地在徐州徐隸宋也蓋附庸於宋也叛宋而宋伐之爾連齊人者脅伯主之令也鄆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於邾也故同邾人伐之宋謀則深矣蕞爾附庸其能容三國之師乎三國皆人貶其毒也

鄭人侵宋

鄭突誠不令之人哉初因宋篡國既而背恩爲讎及居於櫟則又宋之力也今賂傅瑕殺子嬰而入鄭是再篡爾齊威方伯赦而不討蓋用寬典而突不知世有伯主非若前日魯允同惡相濟之時也而欲以舊怨侵宋焉可勝討乎故明年三國伐之荆又伐之突方知伯主不可不依而宋之不可伐也於是同盟于幽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齊伐鄭而序宋於上示伐之名也伯主之兵不可
無名而動無名之兵曲則無以令天下讎鄭者
宋也而齊伐之鄭其恕然無辭乎故序宋於上明
宋伐之齊雖伯主順其義而已矣故鄭服於幽之
盟鄭宋釋怨而同盟知齊威之義正不可不順也
將卑師少稱人
秋荆伐鄭
楚將憑陵中國蔡鄭實當其衝東諸侯未知有楚
而蔡鄭首蒙其害其爲區亦難矣十四年入蔡十

六年伐鄭齊威雖患之然力未能制也鄭於此不
依伯主其能立乎一從幽之盟而楚不敢窺鄭者
十有餘年則謂威公之伯無益於中國誠有不信
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伯也前乎此未有同盟者而此同盟焉此齊
威由之而伯也盟之禮重矣二傳皆所不識周禮
衆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云同盟古者
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
方岳爲宮築壇以木作方明方四尺設六色上下

黃四方各以其色陳幣玉加壇上諸侯各立於方明之下王乘龍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因同盟於下方伯臨之所以一諸侯以尊天子故曰同盟周衰巡狩之禮不行方岳之會無之久矣威公於此蓋假是禮以臨諸侯各國其國各家其家宋殤不王鄭莊拒伐魯允輸朝宿之邑衛朔抗子突之師來聘而魯不報錫命而魯不朝問於他邦知其皆無王也威公於是慨然有尊周之志合諸侯而示之以方明之禮臨之以衆同之盟雖王不在是而其志有足尚者聖人不與尚誰與哉故八國之君皆貴而書爵其予之也至矣楊子

曰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此言得聖人之心也然八國皆爵而內不書公一以爲微者一以爲諱之且八國同盟魯敢以微者間之耶以爲諱之固是也而未得其實且魯有父讎於齊所當諱也然於襄公不諱而於威公諱之於柯之盟不諱而於幽之盟諱之何哉蓋諱幽之盟所以存君臣父子之義爲威公全尊王之舉也且會而列姦管仲以爲不可而列讎果無累於盟乎且幽之盟非私盟也爲尊王而盟也君臣之義不可廢則魯莊會之是也而父子之義其可廢乎莊之會幽固忘父子之義矣而春秋必爲之諱者存父子之義

也存父子之義非爲莊也爲威也莊公在所不責矣而威公尊王乃使人廢父子之義則威之爲累大矣故諱之若莊不在是者爲威諱也諱之則君臣父子之義全而幽之盟愈可貴矣或以爲莊公諱何不諱於前而諱於後也未達其旨

邾子克卒

儀父也至是齊威既伯爲之請命於王也故書子

右莊公盡十六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四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而詹不書族蓋有罪焉討有罪而非伯討奈何不歸之京師也然鄭詹之罪不可詳左氏以爲不朝且冬會于幽而春遂責其不朝邪無是理也不然齊且伐罪以責其朝執詹何益哉公穀以爲佞人則有之矣而其說未白要之鄭自忽突爭衡二君出入相避如傳舍而爲臣者朝以爲讎暮以爲君君之位如奕棋而已之位如

盤石見利忘君反面事讎自祭仲以下皆然也若詹者必仲之黨無疑矣則執之爲得其罪然威公既伯則當執歸京師而聽天子之命乃自執之而已此其所以書人不得爲伯討也

夏齊人殲于遂

王者之師爲義起也誅其君而弔其民民大悅今齊滅遂以兵戍之遂人其果悅服乎不服而戍之以兵且無所畏乘其虛而盡殲之嗚呼吾今而後知不義之果不可爲也不義而彊且愚民有所不服而況君子乎遂君滅矣而區區之民敢抗齊而殲其戍人使遂之君存其肯屬而事齊邪遂君不

知其何人觀其以義得民逆知其爲君子齊威之滅遂於是謬舉聖人於其滅書人而於此書殲以齊人自殲爲文則其高遂人之義也審矣遂人於此示足以復其君之讎歟然齊威之此舉爲伯業之累甚大君子蓋以爲威公惜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之爲言之辭也與鄭伯逃歸同義然詹不逃歸而逃來則知其爲鄭之罪人也審矣見惡於鄭得罪於齊逃而奔魯而魯納之是魯爲逋逃主也

冬多麋

麋獸也周禮獸人夏獻麋月令仲冬麋角解皆此獸未嘗有而有曰有戎是也嘗有而多曰多多麋是也戎以有爲異麋以多爲異皆記異也杜氏以爲多則害五穀且爲災麋非食五穀者疑杜以麋爲草耳非是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魯有戎患非一日矣伯禽之初不免興費誓之師自入春秋隱允皆會而盟之蓋虞其爲疆場之患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而不防莊公不修戎備其來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

益也春秋之書追者三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齊書侵知其侵也戎不書伐不覺其來也不覺來而追之戎備虛矣

秋有戎

戎含沙射人蓋示微矣而聖人書之以記其異戎雖微必有以感之者觀乎此亦可以見人君之德不可毫釐虧也毫釐之虧異且感之聖人不以微不書欲人君之謹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可與權而不達權君子謂之固可與正而不中正君子謂之專達於權正之義則處遂事之際無失矣若公子結吾不保其達權正之義也媵陳人之婦君命也及齊宋盟非君命也非君命而利國家專之可也權也非君命而不利國家則專之能無患乎當中正而不守正乃因權而生事秋及齊宋盟而冬致三國之師則今日之盟果爲利國家乎且鄄衛地齊宋二君胡爲而至於鄄哉齊威合諸侯必會於宋衛之間以爲四方諸侯之來道里均也故葵丘貫澤皆宋地首止及鹹皆衛地齊威之

伯嘗兩會於鄄今將復合諸侯於此也結如陳假道於衛適遇其會也迺遂與二君盟其意蓋以爲一出而二事成一以媵陳人之婦一以結伯主之盟而不知其以大夫而抗伯主於國果利乎然公子遂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勿及盟而結之專齊威遂及以盟何哉結必有以欺齊也彼其語齊侯必不曰吾媵陳婦也必曰吾以君會盟也蓋前乎此伐宋之役與鄄之會皆單伯會之而已莊不至也威示以結爲單伯之流而遂與之盟既盟而知其媵陳婦不爲會盟而來也於是怒有西鄙之伐焉然齊宋之來伐以其抗也責其欺也而陳亦與之

何邪此尤足以見結之兩失矣結之盟齊宋不曰
勝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宋也兩設詐辭而欺
之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也此陳
所以示從而來伐歟結之罪蓋不勝誅矣而說者
徒見其書公子而不去族因以爲褒曰齊宋謀伐
魯結道遇而盟之所以解紛也且宋齊嘗同幽之
盟今何釁而伐魯哉以爲討鄭詹之來魯已期年
矣存乎亡乎不可得而知既越四時而不問至是
尚何討邪曰討鄭詹則脅鄭而來可也宋何與哉
況盟不旋踵而三國之師均疾於魯尚何紛之能
解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皆遂事也皆不去族也悉以爲褒之可乎自莊以
下魯大夫多不去族所以著三家之張本也公子
慶父弒逆而奔尚不去族何問於結然君子察其
事之善惡而褒貶自白不可拘去族書族之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如齊猶曰父母之邦如莒何哉淫奔極矣莊
公在所不責書之亦以見齊威不能繩之爲伯主
之累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結之抗且欺也欺與抗小人猶忿而況鄰國乎
況伯主乎釋而不討則啓姦招侮敗伯業矣三國

書人將卑師少也問罪而已不務勝魯也劉敞以
爲齊宋會於鄄謀伐魯公子結盟之爲魯免難觀
今日西鄙之伐魯難果免乎蓋惑於書公子之例
而不究其始終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於是蓋二毛矣死亡無日而淫奔不已禽獸
非屠戮無以禁其搏噬彼得其死幸也

夏齊大災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齊人大災何以書往弔也前
日齊伐我西鄙何爲往弔我服其罪也結之過也
大災甚矣宮廟廐庫盡矣可不弔乎書之以見齊
威之伯德不足而取戾於天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有二有山戎有戎山戎即北戎遠於中國乃舜
營州之地孤竹國也戎介於中國在曹衞魯之間
隱允之所盟與夫伐凡伯侵曹者皆此戎也此其
爲患尤近伯討所當先也所貴乎伯主者以其能
尊中國攘夷狄而除天下之患也戎患近在鄰國
齊威可不討乎威公即位蓋十年內則伐叛討二
以立已威而已戎蓋未嘗問也至是始伐之示足
以見其緩於除患矣伐戎伯討也而聖人書人責

其緩可知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篡忽而入櫟其後卒歸於鄭而聖人不書歸說者以爲不赴於魯非也其入櫟也魯實納之豈其歸鄭而不赴哉聖人不書其歸不予其有鄭也至是卒葬皆書曰鄭伯則知其卒得鄭也其間莊四年鄄之會皆突也非子儀也突時蓋在櫟實未得鄭而聖人以鄭伯書之予其世統也突篡而與世統奈何名與之而實誅之所以深治其篡之罪也今突死而嗣世統者突之子矣其可不與突世統哉或者以垂之遇鄄之會爲子儀此死法也非春秋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肆赦也眚過也赦大過也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今過之大者皆舉而赦之肆大眚或者以爲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眚矣安得曰肆大眚邪不觀文之逆順而誣人以僭甚非義也然則肆大眚予之乎曰予之且人固不能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過雖禹湯所不免而責常人無過可乎過而殺之則雖欲自新無由也故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亦治世之典特觀夫過故之辭耳故者心乎爲是惡也過者非心乎爲惡誤舉而已故曰宥過無大赦其誤也刑故無小誅其心也然則虞舜之制諸侯亦得用之乎曰舜之赦天下威福之權也諸侯之赦赦一國聽訟之法也昔成王命康叔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罪有小而故則不可不殺是諸侯亦得肆眚也豈康叔得肆眚而魯周公之後反不得肆眚耶然

十二公之中惟此一書之則他公皆未嘗宥過過故盡殺之而莊公鞠其過之大者而肆之也是亦春秋之美事聖人安得而不書哉說者以爲文姜之惡非赦不得葬故肆眚而後葬之文姜之惡熏灼天地涅奔於齊苟之閒往反如織生且不洽今死矣反待赦而後得葬邪使不赦而葬時王伯主四鄰諸侯將發其冢而暴其尸邪無是理也且文姜之罪與齊襄等襄之存九伐之法不行襄之死且得以禮葬而文姜何足治哉況子安有赦母之道乎或者又以爲請於天王而天王肆眚若爾則經當書天王大肆眚今曰肆大眚辭直出於魯矣

天王何與哉此皆求其義而不得妄緣上下之文而鑿爲是說不知肆大眚適居文姜卒葬之間非緣上下之義而立文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葵丘之禁曰無專殺大夫則當時諸侯蓋專殺大夫矣古者大夫命於天子有罪則聽天子之命春秋諸侯大夫自命而自殺之其專甚矣經書殺大夫者四十七皆書其專也然就其事而言之則殺之有罪無罪不可無別故凡殺世子母弟目君甚其絶親也殺有罪則稱人以爲國人皆欲殺之也殺無罪稱國以爲國君私殺之也或曰殺大夫舉其貴之辭也殺公子舉其親辭也殺而稱名得其人也得其罪也稱大夫而不名不得其人也不得其罪也其凡例如此而其罪之重輕情之深淺即可見之不可以例求也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書人以殺殺有罪然公子陳侯之子也父殺其子父子之恩絶矣然御寇不子而自取殺身陷父於不慈蓋參譏之

夏五月

春秋無以仲月首時者或五字之誤或月下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復通於齊且謀婚也前日見絕於齊以公子結之抗今日復通於齊示安受高傒之抗抗則均矣然結之抗有西鄙之伐而傒之抗魯因求婚焉齊以爲忿魯以爲歡彊弱曲直蓋已判然矣齊之不義殺其父而脅其子莊之不孝忍其父而昏其讎則防之盟公之恥不其深歟故沒公而不書也然忍父讎受傒之抗何求於齊哉欲婚而已讎與色軌重父與妻孰親莊公重色而輕讎欲昏而忘父則公之恥自取之也甘受其抗尚何辭

冬公如齊納幣

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不孝也納采不

親而公親之非禮也雖孝與禮聖人不以責禽獸而春秋垂萬世之典非爲莊設也爲萬世重父子之親垂婚姻之教因不孝以致孝因非禮以致禮春秋之意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忍讎而婚冒喪納幣今至也吾不知何辭而飲至策勳哉

祭叔來聘

孫云周大夫祭采地劉云祭邑天子之下大夫是必使之則其不稱使不予使也下大夫無臣雖有臣猶不外交也祭叔畿內諸侯也聘者大夫之事

而諸侯親之可乎祭叔假王命託聘爲名而私交於魯其實非聘也聘必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非王命也諸侯不自聘托王命也祭叔蓋自以爲有所憑藉而來足以逭私交之罪矣而不知春秋不書天王使之則不惟暴其私交之罪而且兼受欺君之誅也齊高子來盟非君命也故不書齊侯使而見專盟之意祭叔來聘非王命也故不書天王使而見專聘之罪然盟有善否大夫專之猶或可也聘豈王臣所得專耶聘者傳命之辭無命而傳是罔人也內以欺君外以罔人祭叔之罪蓋重於祭伯之稱來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甚哉公之無恥也子同生於今三十有七年則公之婚姻固失時矣徒以父殺於外母淫於內諸侯所不齒非忍離而婚天下無與爲匹者故忍而婚於齊齊既許婚而母喪未除莊公之心蓋可料矣故前年如齊納幣今年如齊觀社社何足觀哉托觀社而如齊也穀梁子恥言之吾因穀梁以爲尸女蓋照其肺肝矣君荊人來聘是年楚成王即位

朝聘非夷狄之所宜講也夷狄而講朝聘中國之憂明堂位蠻夷戎狄之朝皆位之國門之外不使

之見宗廟之美衣冠之富周禮蕃服世一見不使之數履中國之地熟山川之險易也掌客掌賓客之牢禮諸侯大夫士皆有餼獨不及蕃服不使其享中國之味也典命掌諸侯之儀五等之君及其大夫士皆有車服禮儀之數獨不及蕃服不使其被中國之衣也其來也行人制其出入其至也象胥訓其語言均生於天地之間均睹日月均霑雨露而聖人厚中國薄夷狄者以爲禮義之所不染一開其端則窺伺於中國也春秋之世荆楚日彊聖人蓋憂之入鄭伐鄭駸駸然其患深矣今率然而聘魯說者以爲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且自荆之魯以職方考之幾二千里彼何慕於魯而來邪蓋藉聘問以窺中國也計道里之遠近歷山川之險夷覘彊弱於諸侯察備禦於疆場其爲謀有不可得而料者而說者以其去兵而用禮爲可嘉不知禮自中國出夷狄安得知禮假禮以爲謀君子不可不察也前日伐鄭書荆而今日來聘書人或者不考其文因以爲進之且直書荆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而其大夫之名氏又未通於中國也故加人字以成文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邪僖十四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二十四

年狄伐鄭復書狄豈其伐鄭書人而進之邪蓋與邢人俱不可曰邢人狄伐衛也文有逆順聖人初不以此爲褒貶學者宜深思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已不踰禮而後可以責禮於人已既不正則人必以不正加我此理之必然者也莊既求婚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反如織非禮甚矣而齊侯亦無詞而拒之何哉威公宮中女市女廬七百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何責夫魯侯鰥然出入齊境而無恥也故欲遇而遇欲盟而盟受其侮而不愧者齊有以自取之矣蕭叔蒇爾附庸

其朝於魯禮所當然者魯有宗廟社稷之守非亡國而餬口於外也不俟公之至而來朝因其在穀而逆朝之其不正甚矣而公亦安受之而無愆心何邪公之於齊父讎也忍讎而求婚且未成禮乃旦暮驅馳於齊境說者蓋以爲陳佗焉則無怪其見侮於蕭叔而受其草次之朝也孔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若齊之威魯之莊皆自侮者也及見侮於人亦披襟而受之夫復何辭聖人書穀之遇蕭叔之朝以見君子責已不可以不重也

秋丹桓宮楹

莊公忍父讎以婚於齊而內有所不安焉今母喪

告終將除禫而逆女於齊也使允而有靈宴責不
輕矣故莊欲以丹臒之飾而媚於先君秋丹其楹
春刻其桷以重悅其在泉之靈也不然五廟皆有
宮何獨丹刻於允也哉噫嘻其謀蓋示迂且誕矣
忍於心而飾於外尚何以爲孝乎內不孝而外加
非禮其得罪於先君益重矣說者以爲誇示齊女
且姜氏入不敢覿於廟尚何誇耶禮山節藻梲複
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告期也告期而盟之懼有所不信也告期大夫之

事而公親之告期婚姻之常而齊盟之內外均非
禮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義同丹楹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智術近乎詐而君子有所不廢者時假之以濟正
也惟君臣父子之際不可加智術於其間事君而
尚智術是天下之大姦事父而尚智術是天下之
大不孝也莊公於君臣父子之間智術無所不用
而不忠不孝之罪益彰元年爲天王主婚於齊父

離也不以情而辭命於王乃以術而築館於外内若不接離外若順王命而不知成天王不正之命致王姬居外之久其惡尚何以蓋之是將以智謀爲忠而陷於大不忠也今既忍而婚父離且親如齊納幣如齊逆女乃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媚於先君及逆女而返公不與姜氏同至難於告廟也七月公歸八月姜氏入公之歸也書至而姜氏之入不書至姜氏固不可見於廟矣而公之至吾不知其何辭以告廟也且公之行也既以逆婦告及其至也吾意其必矯舉而妄告廟矣不然安得不與姜氏同至邪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則公之

至吾不信其以姜氏告也莊公之智術於是窮而不孝之罪愈暴白而不可掩矣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若公者可謂心勞而拙者也聖人各因其實而書之而莊公不孝之罪無以逃於筆端吾因是而知君臣父子之間果不尚智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者天下之公器而覿者私見之名也假公器而用之莊公之情可見矣哀姜讎之女也莊公不敢以見宗廟夫諸侯娶元妃以奉粢盛今娶婦而不見於廟果何爲哉是重色輕禮也不能以禮事上則何以責禮於下今大夫宗婦覿用幣於禮不其

過歟薄於奉上而厚於責下莊公其何以安之莊
公之心蓋曰吾私覿而已不以公見則外不負宗
廟內不負夫人而不知其內外兩失之也語曰私
覿怡怡如也則覿者非下見上之禮燕閒而私相
見也故曰朝覿大夫之私非禮也不敢私覿所以
致恭也以私覿而見則如勿覿而已況又用幣帛
且三帛二生一死男贄也榛栗棗修女贄也以私
覿而用公禮以女而奉男贄莊公蓋以私覿則於
禮爲輕故重其贄以覿焉公之志荒矣守禮則心
有所不安用術則智有所不周顚倒錯亂無一是
者蓋無逃君子之笑大夫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不

可析爲二並有男女俱見哉穀梁之說非是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及赤之事左氏不載凡大夫出入公子爭國
兄弟父子嫡庶之辨惟左氏最詳而於羈赤之事
獨無傳此所以起二傳之紛紛也以史記世家考
之莊公卒僖公夷立赤不載羈赤出入之事疑赤
則僖公夷字似赤而誤耳然學者當以經證經不
可以傳證經以經文考之此與允十一年宋人執
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大相類鄭莊卒忽在
喪曹莊卒羈亦在喪忽及羈皆當書子而不書子

不子也突憑宋而入赤倚戎而入皆自外入篡故
突不係之鄭赤不係之曹但突先入而忽出羈先
出而赤入出入有先後而事則一也君子無可疑
者然曹鄭之事則同以情察之羈赤之罪當加忽
突一等且宋人執祭仲以制鄭之命以宋則彊於
鄭以祭仲則彊於忽忽外逼於宋內逼於仲勢不
能有鄭而出奔猶可言也今戎纔侵曹未入其郛
羈委社稷而奔不孝甚矣突以宋之親倚宋而入
猶中國也赤倚戎而入何親於己召夷狄而戕中
國其罪可勝誅乎然聖人書法無異於忽突者蓋
以羈斥名而不書子於赤外之而不係之曹法亦

無以加矣學者宜觀宋與戎之彊弱而加重輕此
春秋所以望於後之學者也學者其可不深求之
二傳以羈為大夫以郭公為赤謬甚矣蓋不足辯

郭公

闕文或謬字也先儒皆援郭亡之事以實之曰齊
威公問郭何故亡父老對以善善不能用惡惡不
能去所以亡其事與時實相近但不可遽以為實
也非郭公之下闕事則公字為誤耳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莊公即位於今二十五年而諸侯無聘魯者薄莊
之不足齒耶苟不得已從伯主之命則同會而已

未嘗交盟交聘也今既昏於齊陳人懼其脅伯主而報西鄙之役於是使女叔來聘蓋亦非得已也然聘鮮有書字者而女叔書字何耶女叔之字必叔有賢行在陳爲賢大夫不爲來聘褒之也然則何以知其有賢行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公子季友賢人也女叔實友之春來聘而冬公子友如陳報其聘及其終也友復如陳葬之惟賢友賢愚因公子友而知女叔之賢也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周

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傳曰日食天子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所以用陽也春秋書日食鼓用牲于社者三莊公二而文公一皆著其僭天子且非禮爾伐鼓當於朝不當於社當用幣不當用牲也然日食三十六惟此三者書鼓用牲何也得禮不書失禮然後書

伯姬歸于杞

曰歸不曰逆杞侯自逆之何以不書杞侯來逆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則大水無伐鼓用牲之制公羊以于社爲禮于門非禮穀梁又曰救水以鼓衆似緣公羊而立文其後董仲舒言大水鳴鼓而攻社蓋學於公羊師弟子循其私說而不稽古也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古無是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內大夫出聘自友始然外大夫來聘書聘內大夫出聘不書聘蘇轍所謂禮成在外未可必於我是也春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報之友賢者也何以不書字至閔二年季子來歸而後字之邪蓋因國人之善一舉褒之足矣何用屢字而屢褒之也若陳女叔則非來聘無以著其賢故因聘而字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戎爲魯患舊矣而今日之兵實爲曹伐之何以知其然前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以及於羈也故冬公子友如陳報聘而春遂伐戎爲曹可知矣陳爲羈伐戎則自伐可也何必求魯哉蓋魯逼於戎且世有戎患陳遠於戎無事乎伐之以生釁也此必陳女叔及公子友之謀矣然則公之征伐內則報濟西之役外則問侵曹

之罪師出爲有名故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戎必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且以塞魯之詞也然戎之所逐者羈也羈卒在陳戎之所納者赤也赤卒居曹則公之伐戎將藉曹以爲詞其實不能治戎而正曹也在當時齊爲伯主知曹之亂而不問見戎之彊而不伐而魯能伐之齊侯蓋有慙德於魯矣書曰公至自伐戎莊蓋自以爲莫大之功而策勳於廟也

曹殺其大夫

曹赤之篡戎納之曹羈之出戎逐之大夫何與今魯伐戎而曹殺其大夫逆知其無罪也赤蓋藉是

以塞魯之詞稱國以殺殺無罪也不書其名非其罪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之先伯翳與秦同祖雖居中國有夷風焉在魯之初伯禽有費誓之師爲魯之患舊矣穆王時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而別封其系以祀伯翳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爲二國患今必犯宋之牧圍故宋伐之然齊實伯主而以宋主兵何也兵出以名不以彊弱伯主之器也讎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正其名也名正則罪人服用兵之道也然齊宋皆以卑將少師而公獨親之何哉

蓋春公嘗伐戎戎比於齊也苟示弱於徐則戎必合徐以伐魯故以先聲挫逆謀也不然費誓之役且復見於莊公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伯姬來公往會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婦人既嫁不踰境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咸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孔子言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穀梁言衣裳之會十有一蓋北杏之會諸侯未信鄄之會則初得宋皆伐宋之諸侯也故孔子舉其九而已其兵車之會四孔子蓋略而勿錄焉聖人豈樂夫用兵哉安中夏而尊王室焉可貴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之法輕於誅小人而重於責君子公子友賢者也不畏私交之法而如陳葬其友雖朋友之義焉五教之一而君臣之義蓋重於朋友聖人責其重所輕而輕所重故不以其過少而勿誅蓋曰季友君子也當以君子之道責之

冬杞伯姬來

無事而來非歸寧也與祭伯之私來同若曰歸寧直常事爾何以書莒慶來逆叔姬非爲君逆也臣自逆也爲君逆稱逆女自逆稱逆叔姬與高固同蓋君臣之辭也或以爲成禮於魯或曰不與夫人之稱鑒矣

杞伯來朝

以伯禮朝也義同允二年滕子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也謀伐衛而魯不從何哉五年齊襄拒王師而納朔公實從之今日齊威責尊王而伐衛公則拒之拒其是從其非樂於爲逆而憚於助順莊公之爲人蓋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十六年幽之盟衛朔同之前年幽之盟衛懿不至此威公之所以伐衛也如是則伐衛爲有名矣聖人何以人之蓋朔實得罪於王五年脅齊襄之力敗王師而入衛則衛固天王之叛國也威公圖伯以尊王而叛國不討兩會于鄄爲宋伐鄭衛朔在焉已而同盟于幽則朔親齊爲已至矣故威公匿

其逆王之罪而不問也今朝固死矣罪復何問哉而前日幽之盟衛懿不至懿朝之子也父數從已則匿其叛王之愆子一違命則責其尊王之義罪在父而責歸其子宜衛雖微有所不服也伐衛者齊也而及戰者衛也齊問罪而衛及戰衛果服齊乎然則威公果心乎尊王邪抑假尊王之命而求諸侯也聖人照見其情故齊衛書人以見衛則有罪然而威之伐衛亦不得爲伯討也左氏載子頹奔衛王請伐衛之事諸儒多從之然於經無所考愚不敢以傳廢經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自北杏之會於今十有五年其間兩鄄之會兩幽之盟諸侯不爲不從中國不爲不振矣而鄭逼於楚倚齊尤重故兩鄄兩幽之盟無敢不從所以望齊者甚切然威公不能少加威於楚使鄭被楚兵而後救之且越千里之外以謀伐山戎

則爲齊之利荆楚鄰於鄭伐楚則鄭受其福利已者在所急而利鄭者在所緩威公之情蓋可責矣故救鄭善事也而聖人不與其爵以爲被伐而後救不若先攝之而使鄭不被其毒也内書公而外書人蓋不如是則無以見齊人之爲齊侯也威

公之伯至此不爲不久而惟盟會書爵用兵無善惡悉貶稱人皆以其急於利已而緩於安人也

冬築郿

春秋書築者七築館築臺築囿而已未有邑而書築者邑而書築創作邑也創作邑必有居室城市司官之守故曰築左氏曰邑曰築都曰城且城楚丘城緣陵曰都可也城中丘城郎亦可謂之都邪蓋城者有其邑矣城其外而域之也築者作室以爲司官之守爾宣王考室之詩曰築室百堵百堵皆興　也周之冬夏之秋非其時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興是不急之役何益於國邪無益於

國有損於民民困而邦本搖其爲國危矣凡土功之事聖人謹而書之所以惜民力而固邦本也

大無麥禾

以時言之麥夏之穀也禾秋穀也安得至冬而後知其無周公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且黍稷禾麻菽麥三時之穀也至十月登場圃則聚而納之囷倉及納囷倉而後知其無焉蓋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非歲杪無以知其一歲之豐凶也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歲無麥禾

而遂告糴於齊是曾無一年之蓄也莊公之爲君僅足以蓋臘又何有於民

臧孫辰告糴于齊

魯之空虛非一日之罪也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三年之豐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則有九年之積故雖堯水湯旱而無虞莊公即位於今二十有八年矣九年之積安在築館以奉王姬浚洙以備齊寇會盟戰伐無歲不有丹楹刻桷無所不爲上有星隕日食之變下有多麋有鼠之異大水者三無麥苗無麥禾者各一而前乎此尚築郿後乎此且新廄災異相仍靡費百出不計國之豐凶民之盈歉惟已所欲直情爲之計其出入未嘗有數月之積也故一無麥禾遂求餉於鄰國且王之求賻求金魯之乞師告糴天下之深恥也曰求曰乞若得不得未可知也而告糴尤爲至辱命垂溝洫而乞食於人齊幸有嗟來之心以振之不然君民何恃以生哉故聖人於此直書告糴而不書如如緩辭也蓋不書告糴無以知其有旦暮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先民而後畜也廄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貴民而賤畜

也然爲國之備在兵而兵之用在馬故六繫爲廄
備於周騶牝三千美於衞馬政亦有國者之不可
廢也然君子必辭其後先稽其貴賤者蓋事有本
末不可後本而先末貴末而賤本也去冬大無麥
禾則民食已不足何問馬臧孫辰告糴于齊則民
力疲瘵何問廄則馬在所緩而民在所憂廄在所
閒而力在所恤以凶歲疲民新不急之廄雖曰得
時其爲國之患大矣故聖人不以其時而略之曰
新革其故也曰延廣其舊也或以延廄爲法廄古
無是名也蓋不究其義矣

夏鄭人侵許

許之爲國介于楚鄭之閒鄭逼于楚尋以許爲藩
蔽鄭不達權而虐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襲鄭
如入無人之墟矣是鄭自撤其藩蔽也爲鄭謀者
不若厚于許教許扞楚而鄭援之許藉鄭以全鄭
得許以安更爲脣齒之邦而緩急相救鄭且內連
齊晉以抗之則許未必亡鄭未必困也鄭不料此
而與許爲讎成十五年許畏鄭而遷葉葉楚地也
許既入楚鄭無歲不受楚兵蓋鄭自撤藩援而不
自覺也今楚亡讎鄭而鄭侵許許必從楚其後八
年之閒而楚伐鄭者三蓋無其蔽失許之援也

秋有蜚

有蜚記異也劉敞曰蜚之爲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若是則非止爲異且爲災矣此世未嘗見者疑非中國物也聖人書曰有異甚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內女鮮書卒葬惟紀之二姬與宋共姬書卒葬紀伯姬恤其死於國之亡而葬於齊也紀叔姬以其不失婦道卒歸於酅也宋共姬以其守節而死於災也非此不書

城諸及防

十有二月今之十月也水昏正之時可以栽板榦矣得時不書此何以書以歲凶民疲而連城二邑有何旦夕之急而爲是哉莊公之庸且虐不念民力矣國虛民叛城堅如金夫誰與守之識者以爲寒心而莊公不懼奈何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欲救鄑而不能也與三年次于滑同義蓋次滑書公而此不書公尤足以見公之恥也

秋七月齊人降鄑

鄑城在今之密州杜氏以爲紀之附庸紀近於密故也齊襄庸君也其虐紀而滅之無足謀者而威

公亏霸何賴于鄟爾之鄟而必其歸附哉然郚降于齊師郚自降也齊人降鄟齊人逼而降之也襄公逼紀而去之威公逼鄟而降之爲惡僅一閒耳鄟區區微國無損益于齊無鄟不害爲伯也而得鄟則爲伯業之累大矣吾於此重爲威公惜之

八月癸丑葬紀叔姬

歸于鄟葬于鄟也而曰紀叔姬叔姬賢也故必係于紀一歸紀則死生以之叔姬之義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同上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之遇齊侯謀伐山戎也公辭不能故明年齊侯來獻戎捷

齊人伐山戎

山戎遠於中國自入春秋未嘗爲中國患以職方考之蓋居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也東距遼水北距燕薊其僻遠而富且饒故齊威利而伐之俘其寶玉以富國也齊內有魚鹽之利而外貪遠夷之富則齊威之斯舉爲利而已管仲荅楚師之言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東至於海北至於無棣然則今山戎又越於無棣之外威公不憚千里之險而征之非利肯爲是

乎內有楚之患日讎于鄭齊玩而不伐山戎無損
中國而齊首伐之齊之爲謀蓋可見矣不然伐戎
美事也聖人安得書人哉其後秦惠王將併天下
先取蜀諸葛亮將一吳魏先取瀘究其利心皆齊
威之謀也聖人首貶齊威垂戒遠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前年築鄑猶曰築邑以泝民也新延廄尚曰
蕃馬以備邊也城諸及防且曰設險以域民也今
一歲而三築臺何爲者哉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
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故分至啓閉必登而
望之以書雲物占災祥水旱而爲民之備也則其

臺必在國之都矣今曰郎曰薛曰秦皆遠地也蓋
厲民以自樂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
民安樂之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豈能獨樂哉今莊之三築臺所謂
民欲與之偕亡者也天災時變無若莊公之多工
功力役無若莊公之數廩稍空虛無若莊公之甚
而一歲之閒三時役民以奉一已之樂嗚呼莊公
觀天災時變工功力役廩稍空虛一念及此恨無
門以入地尚何樂哉而莊公憒憒不自知則莊公之
志慮精神蓋已荒矣明年而即世有以也夫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隘哉齊侯誠伯者之器不足以望三王之髣髴也抑亦管仲所以相其君者然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蓋有伯者之佐君必有伯者之佐君臣之量極於是矣故功烈如彼之卑也葢爾山戎何足道哉威公幸而克之折馘執俘捷如其志蓋自以爲不世之偶功故獲戎捷俘而來獻焉且獻捷於王猶可言也獻捷於魯其卑甚矣魯何尊於齊哉齊蓋以爲威魯而魯初不從伐坐受戎捷其爲榮大矣又何懼耶聖人隘其然書曰齊侯尊且貴也曰來

獻捷卑且辱也以尊而行卑以貴而就辱其待齊威可知矣四年齊人來歸衛寶于齊書人而不書爵微者也于衛書歸不書獻順辭也蓋衛寶以卑來歸戎捷以尊來獻也觀乎此又有以見威公智有餘而量不足也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甚矣天之仁愛人君也雖無道之世猶欲保持而全安之故示之災變所以警其荒而策其怠苟能畏天戒而悔過憂民又未必不爲賢君也莊公之不君厲民以自奉一歲而三築臺況積歲凶荒廩

稍不足而工功日興其爲惡宜獲罪於天不可逭其禍矣而天猶欲示之戒不雨而爲旱災使莊公視此恐懼以荅天戒憂勤寬恤以恤民隱尚能自反於善也而明年春又城小穀嗚呼一時不雨其爲戒大矣而莊公不自悔用是知莊公果庸而無知不可告戒故勤之而後已其啓手足於路寢尤爲幸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之說出於野史以其所聞之說取經文之近者偶而合之故示時有得其實者學者見其偶合遂以爲左氏國史經自國史出也左氏不可不信則失之果或者又疑其不合者衆而遷就者多則謂左氏皆誣誕之詞無足取則失之疑果與疑二者均未安要之以經爲正而左氏之合者示時取之可也愚今因城小穀之事而知左氏非國史以其所聞取經文之近者合之審矣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威公城穀而實管仲焉於今賴之而莊三十二年偶有城小穀之事左氏遂曰爲管仲也是左氏取申無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氏因左氏于郠而齊無小穀因以小穀爲穀城曰穀城齊地穀城固齊地而安可強改小穀爲穀城郠范甯曰小穀魯地爲得其正矣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

城則小穀魯城甚明矣春秋魯未有城外邑者惟城楚丘上不書諸侯若內城之者蓋聖人異其文不與諸侯得封衛也楚丘爲衛地蓋已見於詩刪詩作春秋皆出於聖人之手於詩既顯言之故於春秋隱其義後世決不疑楚丘爲魯地也若齊侯城穀實管仲則非聖人之言安可持是說而遂以小穀爲穀城邪魯何與於管仲而爲管仲城邑乎況申無宇之說亦不曰魯爲管仲而城之蓋曰齊威城之也左氏之說於是暴露誠無足據者則其合者亦不過附會而偶合矣擇其有益於經者從之可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春秋之世東諸侯之彊大者曰齊晉宋而已晉恃其彊終齊威之伯未嘗一同其會盟而宋于晉爲亞也宋一不至則齊之伯業有所不成而諸侯亦從而攜矣故威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威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于梁丘梁丘宋地也去齊八百里齊侯不以八百里之遥而爲是遇者蓋

求宋所以卜諸侯之從違也宋無二心則會盟有所不必講故遇而已不必會諸侯也說者以遇爲不期之會觀乎此謂之不期可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陸淳曰季子恩義兩立變而得中恩義不俱立君子何以處之哉擇其重輕而已君臣者尊尊之義也父子者親親之義也尊尊之義公也天下係之親親之義私也一家係之君子不得已寧以公蔑私則所存重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誅管蔡而天下安廢兄弟而存君臣後世不以爲非者於輕重之義取舍審矣慶父叔牙季友允之三子也

莊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材莊公固有世子安得及慶父牙之謀逆謀也欠問季友曰臣以死奉般般世子也且牙立慶父則般必死般死則魯國必亂故季友以君命召叔牙而酖之以兄弟之義言之則叔牙兄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則子般君也存兄而滅君則利一家存君而滅兄則利一國家與國之輕重蓋已判矣故寧酖叔牙而存魯焉聖人以其酖兄爲義之正也故書曰公子牙卒以存季友之義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獲終于路寢幸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家不

早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古者諸侯首娶元妃
以奉粢盛先正其家孝之大也莊公生三十八年
而後娶于齊齊雖也姜氏入不敢以見宗廟不以
見宗廟則如不告而娶矣不告而娶是淫於色也
亏姜之未入也納幣觀社如齊如織會齊侯盟齊
侯不勝其皇皇也姜氏既至丹桓刻桷以耀之宗
婦用幣以悅之不勝其歡如也家人九三曰家人
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九三以陽處陽剛嚴
者也正家之道寧過乎嚴故嗃嗃悔厲吉苟瀆慢
而說則家道蔑矣故嘻嘻終吝若莊公所謂嘻嘻
終吝者也哀姜無子內嬖如滕羣公子橫於外嫡
庶亂於內以般爲嫡般實非嫡以閔爲長閔實非
長嫡庶不分魯國無所託莊何以死哉死目未瞑
慶父弒二子烝哀姜幾至亡國恃以不亡者文武
之靈未泯周公之祀未易勦絕也不然莊公所以
齊家治國之道皆自取滅亡也豈非允公所以貽
厥子孫之禍歟有國者視允莊之禍可不謹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嗚呼般之死慶父出皆季友之責也友既酖牙以
立般而般卒不免乎殺友尚可以逭其責哉友初
不能奉般則如勿立既立而不能庇般則必殺慶
父不能殺慶父則死之如是則不失爲晉荀息今

君不能庇賊不能討身不能死是曾荀息之不若也初酖牙也竊自比於周公而終乃不能下同荀息何邪愚知其心矣友之意蓋以莊之終也哀姜無子殷也閔也申也均庶也吾將以殷母有寵於莊莊蓋將屬殷也故順君之欲而奉之今殷既已矣莊之他子尚可以繼莊也盍謀為後圖焉然慶父殺殷而出洋洋乎如常人友亦常慮及此乎力既不能討亦將以懼之使惴慄而不敢復入乃一詞不問使雍容閒暇而如齊卒之復入再肆其毒而奔莒此又誰責哉春秋凡內賊出尊則書孫臣則書奔今聖人於慶父書如齊以見魯無以制之者矣魯無以制之則又誰責吾固曰責季友然齊為方伯乃安魯之亂受魯之賊則其罪當加季友一等此又春秋之法不言而諭者其微而顯於是見矣

秋伐邢

齊威能遠伐山戎而不能近制狄狄伐邢病齊侯矣

右莊公盡三十有二年

本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五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般於閔非父非君然繼世則如君父焉故不忍即位

齊人救邢

威公之霸惟盟會書爵征伐無稱爵者如滅遂伐鄆之類人之可也而荆伐鄭齊人救鄭狄伐邢齊人救邢宜書爵矣而亦人之何哉蓋滅遂伐鄆惡其陵虐小邦救鄭救邢責其緩於除患夫以楚之

彊未可俄而勝圖之可也而叢爾之狄何足謀哉
以齊之半合諸侯之兵可犁其庭也威公以爲中
國無狄患則吾無以施吾功故存狄以市功於諸
侯此衆人之謀衆人之見也故春秋以衆人待之
安得書爵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月而後葬亂故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之盟慶父意也慶父歸自齊而立閔公則閔
公之立齊與聞之今聞即位既定慶父奉閔公以
盟齊侯結齊好也左氏以爲請復季友且左氏前

云成季奔陳今乃請友于齊是自相反也且閔公
纔八歲安知季友賢藉使知其賢慶父肯使復之
乎八歲之童必不能出盟齊侯抗慶父而復季友
也審矣徒見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屬彊合
之耳

季子來歸

閔公之立主少國疑慶父哀姜烝亂於內魯之爲
魯蓋未保其無危也國人訹訹不安其生季子於
外示何安乎季子來歸季子之心示國人之願也
然慶父弑君納之邪慶父疑國人之叛順國人
之欲納之所以安已示以安國人也不然慶父且

圖之安得來歸乎然當是時魯恃以不亡者季子也亏其歸也國人未知其何以處大謀而濟大事然魯之臣孰有如季子之忠且正哉則其來歸亦可以重一國之望也故字而不名賢之也書曰來歸喜之也然望之重則責之深季子何以副其責哉前日殺之弑慶父之奔既往不咎矣乃慶父復歸且復立君君慶父所立也季子何以處之曰君吾君之子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則又何說獨所以爲魯患者慶父而已閔公八歲之童饑飽寒燠制於慶父慶父不去閔公不安則季子當爲之謀也或請於伯主以討之而已爲內應不然一慶父何

足謀也雖不假外援只簞可制也顧所謀何如爾而慶父卒再肆其逆閔卒斃於非辜季子熟視無如之何則安在乎副國人之責也吾聞之師曰季子忠有餘而謀不足吾竊以爲確論雖然春秋責備賢者受三尺之孤寄一國之命伊周之事也以伊周而責季子不幾重歟其後卒能奉僖而立之魯之宗社復重於九鼎則其功亦足以贖過矣不以功掩過不以罪廢功春秋之義如此

冬齊仲孫來

閔公之立雖出於慶父而齊實與謀之故秋有落姑之盟焉及季子歸魯而閔之立非季子意也季

子與慶父蓋沐炭不相入今忠佞共立不知季子將遂奉閔而君之抑將有異謀也大臣不和則其亂未艾此齊侯於是使仲孫來察二人之去處焉實非來聘故不曰聘實非求盟故不曰盟齊侯所以使之者何可名狀哉故直曰來然則命實出於齊侯而不書使何耶蓋齊侯之意將以窺魯之釁而仲孫之心則務寧魯難也君命以爲惡而臣復之以善故聖人察其心使若仲孫之自來則善歸於仲孫不書齊侯使之明爲善者非齊侯本心不得以攘其善也雖齊侯遣仲孫之言不可得而考而其歸也首與取魯之問則其所以遣仲孫之意於是見矣愚意其初命仲孫也必不曰爾觀魯可取吾將取之蓋曰姑省其安危而已仲孫亦不知其將取魯也姑省其君慰其大臣而歸復其君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且教以伯主之器其爲益大矣不惟有功於魯且納其君於善故聖人字而不名所以與之者至矣此左氏之說合於經者也君子不可以人廢言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附庸也其地今之沂州當齊魯之間不知其初附於齊乎附魯乎以意逆之疑魯之附庸也不然既附於齊矣齊何用遷之蓋魯方有內難疆場之事

有所不暇也故齊乘其亂而遷之以附於己若宋人遷宿之類也然宿在魯宋之間本附於宋魯侵宋宋疑其附於魯也故遷之是宋自遷其附庸聖人猶書曰人以爲無事而轉斯民也今魯無侵齊之師齊無故而遷陽則陽初非附齊也審矣乘魯之亂遷人附庸以自封殖聖人安得恕之則其罪當加於宋一等書曰齊人其貶可知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有禘祫之禘直郊天矣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天故謂之郊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郊禘非祫禘也禘祫之禘安得配侑之禮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蓋譏魯僭郊又禘文王以配天也楚語郊禘不過蘭栗周語郊禘之事有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皆謂郊天禘其祖以配天也非禘祫之禘也諸儒不稽其義而惑其名謬曰天子則禘諸侯不得用禘諸侯固不得郊禘而禘祫則宗廟之祭天子諸侯同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常典也若曰諸侯得祫不得禘則諸侯當閒廢一祭矣是天子當禘不當祫則天子亦閒廢一祭矣　天子諸侯五年始一祭也安得三年五年之辨先禘後祫

之說哉此皆先大儒之說小生所不當破然其說
不通亦不容不辯也不辯則害禮害禮則廢道此
吾所以不忍默然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太祖
之廟百世不毀而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則迭
毀故其外曰壇曰墠壇三年一祫則合壇墠之鬼而
併祭之故曰祫壇墠之外則又有所謂所自出之
祖如商契周於后稷是也五年則審諦而祭之
故曰禘然則春秋書禘常禮也非僭也所譏者吉
禘矣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四方三年者禘祫
之期也二十五月喪畢廟成遇祫則祫遇禘則禘
審昭穆祔新主於廟而祭之祭畢則迭毀其所當

毀者遷其主於祧焉禮之經也今莊公薨於此二
十二月則喪未畢書禘於莊公則廟未成喪未畢
廟未成主未祔而用禘禮踈謬甚矣且廟未成則
祭於寢祭於寢而用禘吾不知其何以審諦昭穆
也以季子之賢而爲是謬舉吾不知仲孫所謂秉
周禮者誰也吾欲問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立幼君者兄人之所利相幼主者君子之所難以
是觀之慶父季友彊弱已判矣慶父之弒般也不
立僖而立閔以僖長而賢閔稚而庸立長以自繩
不若立幼以自恣則子奪生殺惟己欲之則夫閔

之立與弒皆制慶父獨任其幸不幸矣而季友自外至權不能盡出於己所恃者民心國勢耳民心是從國勢未附而閔實吾君之子也順民之心而爲之謀事事無不集而季子之忠實寡謀也自陳歸魯至是期年內不能銷慶父之權外不能求士兵之援則季子之在魯實從閔公寄生矣吾料季子之心以謂君實立於慶父慶父必無自弒之理慶父雖橫俟君之壯而自除之吾何爲冐殺兄之名也不知慶父立幼而不立長其意安在哉齊仲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季子之慮患遠不及仲孫矣禍根未除俟君壯而自除之吾見季子果忠而無謀者也平勃安劉必盡誅產祿而後已鑒於此也五王存武三思而後中宗自去之不知春秋者也平勃介胄之士而所爲偶合於春秋五王皆[redacted]人而不達春秋之義卒陷於不測吾是以知春秋不可不學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弒允而奔春秋去其氏哀姜弒閔而奔聖人不去其族蓋弒夫之義與君父同而殺子之罪以尊殺卑也不異其文無以別罪之輕重

公子慶父出奔莒

所畏於兇人者以其爲惡而飾之以義則雖有智

者不能攫而除之若其兇而無知則勇不懼難者一人足以制其命共工恭而滔天則非堯舜有所不能去如管蔡之叛則雖非周公在所必誅也吾觀慶父直兇而愚者耳無能爲也夫兇人之謀爲逆必匿其謀使若惡不出於己文其過使國人無以議其非弒君則伏討賊之名以移其罪於人故君雖弒而身不殞謀雖惡而迹不露趙盾即其人也今慶父再弒再奔內懷弒逆之姦而外揚烝亂之行是天下之至愚而無知者直禽獸耳寸刃尺箠可以躐而取之而季子不能取及奔于莒聽自縱卒不得討賊之義愚用是知季子之果無謀也

冬齊高子來盟

惟仁者故能定人之危惟忠者故能納君於善躬此二者春秋之世蓋難其人有其人而不假以一語之温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魯之禍仁人君子蓋可以動心矣君弒國危大臣惴恐千乘之國亢然無君而齊侯以伯主不能恤也又命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謀之使高子而行其謀則不戰取魯直若反掌然威公九合諸侯之功示一舉掃地矣高子至魯知周公之靈未泯而曲阜之地未易墟也其臣民嗷嗷無所係屬示可哀矣於是及其大臣盟而爲之立君定其國慰其臣安其民而後反魯

賴之季子賴之而周公示賴之齊威不陷於不仁而伯業不敗其為二國之利大矣故聖人貴而字之其賢蓋已傑出於春秋之世矣故上不書齊使而下書來盟以見盟非齊侯之命而出於高子之忠且仁也其心蓋與仲孫同而功則過之此聖人所以異其文而褒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衛自宣公烝淫康叔不幸而後嗣有夷狄之風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硯之蜚蜚新臺桑中之詩君子所不忍聞也宣公烝於上則父子

之理喪公子朔逆王師則君臣之義亡殺壽及伋則兄弟之恩絕公子頑之亂則夫婦之義廢黜牟之篡奪則長幼之序滅所貴乎中國者以其禮義之所自出五教之所由興尊卑上下粲然有倫此夷狄之所景慕而不敢犯牧圉也而衛皆無之是示夷狄爾狄何所慕而不恣其虐哉觀乎詩則衛為狄所滅野處漕邑而春秋書狄入衛何也其後齊威封之楚丘實未滅故不以滅書如吳入郢之類矣餘義在救邢

鄭棄其師

鄭文之為國可謂無政刑矣以清人之詩考之則

鄭棄其師非棄師也逐高克也高克有罪寘之甸人誅之司寇放之境外惟所欲之雖殺大夫放大夫非諸侯所得專而諸侯專之久矣君子不以責鄭文也特究夫得其罪不得其罪所以寘於法者輕重惟允耳高克之好利何足誅哉雖欲誅則寸刃可殞欲放則尺簡可逐何以師爲師者人命所係國勢以之使高克能用衆逐以師叛鄭其殆哉不然知其無能以師徒禦敵於境爲敵所敗則又誰任其禍也則夫高克不叛鄭師不敗自散而歸猶爲幸也鄭小國伯爵師不過四百乘逐一人而散百乘使鄭屢有高克安得師而給諸愚於是知鄭文不君無政刑矣書曰鄭棄其師而不書逐高克高克何足逐哉徒棄其師而已故曰棄其師焉

於詩詳其事於春秋用其法二經皆出於聖人之手其相爲表裏也如此吾嘗聞之師曰五經三尺之律也春秋聽訟之牘也吾於此見之

右閔公盡二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六
左綿 趙鵬飛 企明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同閔公義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齊威公於是爲仁不情而爲志不廣矣狄入衛齊不救衛狄不伐邢而齊救邢聖人於是蓋昭見其隱而知威公之不足爲賢方伯也衛朝奔匿於齊襄齊實納之是齊有恩於衛一也朝之入實拒王師威公圖霸尊王釋其拒王師之罪而不問是有

恩於衛二也莊公十六年幽之盟衛朝同盟及二十七年再盟於幽諸侯皆會而衛不至此衛負於齊者一也二十八年齊有伐衛之師問不至之故衛可以服矣而悍然不順與齊師戰此衛負于齊者二也伐衛於此又七年而衛卒不通於齊此衛負于齊者三也齊庇於衛者二而衛負于齊者三此齊所以坐觀狄之滅衛而不救也然不救衛固也而邢未被兵乃反救之何也衛與邢爲鄰狄不伐衛則伐邢邢衛常有狄患齊惡於衛故雖滅而弗救邢無惡於齊未被兵而先救之救邢所以激衛也若曰順已者雖患未至而吾救之違已者雖

已被兵而吾不救嗚呼此固小人之情矣仁人果如是乎孺子將入井豈必其父母親愛而後救之雖其父母之仇哀其垂死亦將引手援之矣顧乃持它人之子而示之曰此於吾無憾吾持之若父與吾仇吾安視其死而不援也豈人情哉所貴乎霸主者以其能急人之災救人之患以安靖小國也而以私憾廢之其志不廣矣邢無事而出兵次於境上以示救之之形其爲仁亦不情矣故聖人於此前年十二月書狄入衛而正月書三師救邢齊威之隱情尚何以諱之說者以先次後救爲緩於救患且兵未伐邢何以速爲不知其次聶北所

以示衛非爲救邢也聶北在博州博衛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未有以効於齊也而齊厚之爲已甚前年狄伐邢齊即救之不留也今狄未至邢威公率三國之師次于聶北所以張邢之勢以却狄兵且謀遷之無以期於久安城之以設其重險夫無事而遷之無寇而城之其爲役示勞矣況當日永星火平秩南訛之候輟農時而城他人之國其爲人也甚周而於己甚勞威公豈徒興此無益之役哉此蓋所以激衛也其厚於邢乃所以薄於衛非爲保邢也況邢受齊之封則没齒殺身以服事齊其利爲遠矣然衛方栖然遠處社稷爲墟春不祠夏不礿秋不嘗冬不臘齊侯示何忍視之哉邢固未艾無城可也徒城無益于邢姑以要城國之名以示恩于衛而衛人觀此得無下齊之心乎侯其乞憐而後城楚丘以封之則德齊尤重矣使齊威直道而行狄入衛而救衛邢無患而勿遷則無封二國之功而二國德齊不如是之深且久也聖人以爲徒封二國之詐不若直道而行之耳故終始其事辭煩不殺非褒之也白其隱情而已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大義滅親霸主之略也姜氏齊威之子爾石厚與

州吁游石碏殺之君子以爲義況姜氏淫于叔而殺其子魯國亂者二世其罪又豈特與州吁者比殺之又何訾哉吾不訾其殺哀姜而惜其不誅慶父也方慶父淫于姜殺子般而奔齊是趨而入吾陷穽也威公釋而不誅使復歸而再爲魯患則夫閔公之弒齊威公殺之也尚何以咎哀姜吾意威公於此悔釋慶父外爲魯患内爲齊辱故以哀姜除之蓋憤而殺姜以滅恥也雖殺以憤而不失爲大義滅親則殺哀姜猶足以蓋前日不討慶父之過也然文姜均有罪而威公不殺文姜則有由矣吾於莊十五年姜氏如齊既言之

楚人伐鄭

楚自文王之世始有撼中國之心其敗蔡師入蔡皆文王也至成王而其勢日隆即位之初首遣行人以通嗣君於中夏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是也至日久更曰楚前日伐蔡伐衛皆荆而已不稱人也今改曰楚又且曰人焉說者以爲進之非也蓋前日用兵楚君必親之及是揜然自彊命將出師矣然不書師不書將者國號雖改而大夫之名未通中國也曰楚曰人從鄭赴也曰荆曰楚從其國之稱也安有進之之理哉楚日彊而春秋日進之人而爵爵而王王而帝帝而皇將進於三皇之上

乎何其不明聖人之意而妄爲無實之言也且楚日彊中國日可憂矣爲伯主不得不爲之備故伐鄭未幾而齊威爲檉之會則諸侯蓋自懼矣諸侯既懼聖人愈進之以增其懼豈人情哉凡曰進楚者惑其文而不究其實君子所不取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氏曰謀救鄭也今鄭已在會何救之有則檉之會謀伐楚而未能且圖城衛也楚成懼鄭於是再矣其勢日炙不可不伐也故會于檉以謀之齊侯以爲近諸侯雖從而江黃未至謀有所未周則楚未可伐而衛方暴露於野不可不城也曷先城衛而後伐楚故於此量事期計從違慮材用具餱糧以戒事於諸侯焉近明春遂城楚丘也然則於明春尚有五月之期何以預爲蓋土功之役二月龍見而戒事七月火見而致用十月水昏正而栽十一月日至而畢故戒事於九月之前今五月而戒事不爲預矣及城衛之役實當水昏正之候故詩人美之有定之方中之什則戒事于檉尤爲得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之未命蓋附庸於魯也儀父於隱允之世皆受盟焉未嘗同之及邾子琗受王命而再盟於幽

示不敢與焉蓋猶附于魯也今糧之會齊合諸侯以謀伐楚邾人示與其列蓋將以五等諸侯自居不附於魯也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從齊而叛魯之故也然責其叛伐之可也今乃以詐敗之非問罪之舉也故聖人書敗而不書伐譏其兵之不正爾或者以爲怒其以姜氏與齊故敗之非也齊欲姜氏邾敢抗而不與乎雖魯有所不敢尚何責邾藉使責其與姜氏于齊何不責之于未會糧之前而責之於既會糧之後邪夫責之于會糧之後則責其從齊也審矣終僖之世讎于邾者甚毒奪其須句取其些鼻不勝其忿也其意蓋在於

此君子不可以不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慶父弒逆而奔莒經不書其所終而傳謂莒人逐之慶父縊於汶上莒人以爲得賊求賂于魯魯弗與用是興師來伐公子友敗之酈雖莒人來伐不見於經以地考之則酈魯地也是兵端興于莒爾公子友敗之正也非詐也與偃之師不同特未陣而敗之耳莒以不義責無名之賂而且興師焉其爲無恥在所不言也一戰而兵敗將獲非不幸矣故公子友書帥師而拏書獲易曰長子帥師其名正也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所獲之功也則友之

師可謂正而有功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義在天下私恩在一已公義私恩集於一人則惟已所擇而安之公義私恩出於二人則示各從其欲而已齊侯之殺姜氏天下之公義也魯侯請姜氏而葬之一已之私恩也魯固不能廢齊之公義而齊示安能拒魯之私恩哉此所謂各從其欲而兩安者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歸之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魯請之也不書姜關文爾或以爲貶去氏且貶氏則直書夫人如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則然矣曰夫人氏何義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所謂辭不達者其爲關文審矣安可鑿爲之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聖人循名責實不加名於無實之前威公城楚丘以謀衛衛實未之遷也則其所城之地不得預以國名之今梓人築巨室而其主未之居焉則塗之人指之曰巨室可也安得指以爲某氏之家哉此循名責實之義也楚丘雖城而衛實不在則春秋肯加以未然之名乎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既遷也故以國名城楚丘城緣陵衛杞未遷也故以地名聖人各書其實而已矣不預加以無實之名也成二年新宮災實宣公之宮獨不

以諡配以宣公神主未禘於宮也神主未居猶不
得以諡名宮國君未在宗廟社稷未立焉得以國
名則夫楚丘邑而不國是乃名實之辭也說者以
齊侯專封故聖人不以國書且衛固有國齊特城
之而已何名專封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義見喪至自齊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三傳皆謂晉假道于虞以伐虢是說蓋出於孟子
所謂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其說且合於經信孔

孟之相同也然晉納賂于虞特假道而已初不會
虞同伐虢也虞公利虢危從晉而要利焉則伐虢
者晉而滅虢者虞也故聖人序虞爲首正其罪而
說者以爲惡其貪賂假道遂至主兵非也若止於
貪賂假道則虞公實不從晉伐虢不從晉伐虢聖
人安得而書虞師于晉之上哉實不從晉而書虞
師晉師滅下陽是聖人誣之以非其罪也非春秋
也蓋晉初假道伐虢而已虞因其請遂與合兵而
滅之則滅虢實成于虞故以虞師主之如伐鄭之
師宋先于齊爾然春秋滅國曰滅而下陽亦書滅
穀梁曰下陽虞虢之塞邑滅下陽則虞虢舉矣其

說則巧而於義則非也諸侯非二王後非天子三公無稱公者而虢稱公是天子三公爾下陽褱內采邑在周之北虞虢皆隸陝之平陸虞東隣于晉北接于虢故自虞而滅虢也虢乃褱內諸侯則下陽其國矣不得不書滅若戎伐凡伯書伐凡伯亦國也與此同義餘義見晉人執虞公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威公之謀誠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無有二志摟而伐楚何患不克而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何哉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也不勝則禍及於天下不可不謹也諸侯之師固足以鬬其前而楚之彊且銳無以拒其後則未足以制其死命使爲築室反耕之謀以老吾師則未可以歲月破也故必來其與國之近于楚者盟而結之俾爲犄角之援吾以銳兵角其鋒江黃援兵犄其後彼師一越境則腹背受敵進不能勝退不能守尚何恃而不屈哉此威公所以必得江黃而後伐楚也今其至也必盟以結其心江黃之心固則伐楚之功成矣

冬十月不雨

書不雨者二書一時不雨或累月不雨者譏其無閔雨之心也書月不雨者喜其有憂民之心也莊

三十一年書冬不雨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而公不問荒於政矣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不雨也累月不雨而公不知急於政矣惟僖公之世三書不雨纔一月必書見僖公有憂民之心而閔雨也故三年六月雨亦書夫其得雨必書不雨必書則公之念民深矣洪範著天人之應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不雨亦常暘之罰也聖人書之亦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五事不歸於中而蒙是不雨之罰也自淺言之則見其憂民憫雨之心以深責之則欲人君建皇極而修五事也聖人固無望於春秋之君矣而春秋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惟賢者識之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正月今之二月此時雖不雨無害於農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徐人取舒

齊威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於齊也徐服於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於廬而迫近楚詩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也徐雖遠於舒計齊之

爲謀襲其不備而取之奪楚援也外滅國未有書取者而此變文書取計取其君而不有其地也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舒庸即舒之故地蓋此爲徐所滅而楚別封之更曰舒庸耳則今之取舒示伐楚之深謀歟故其後楚疾于徐而兩伐之齊威公爲合八國之君于匡而使大夫救徐則楚之伐蓋憤徐滅其與國而威公救之示以其有取舒之功也或者以爲附庸之國徐取以自隸且徐在洄舒在廬相距二百七十里蓋不稽其遠近爲之說耳

六月雨

前日三書不雨憂民之憂也今書六月雨樂民之樂也民之樂莫樂於雨暘之適時雨暘適時豐年之慶也民樂而君同樂之民憂而君同憂之此僖之於民示可謂有心者矣聖人因其樂以樂書之憂以憂書之因其樂以樂書之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王者之心也王者之心仲尼之心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貫之盟盟之而已伐楚之謀初未以諭江黃也陽穀之會江黃聽命于齊爲伐楚之援也或曰江黃不與次陘是所以爲伐楚也江居新息而黃居弋陽二國在楚之東南而陘近蔡楚兵至陘則二國在楚兵之後各案兵不動爲犄角之勢

齊與諸侯關其前則江也黃也躡其後不戰則已戰則楚師隻輪不南矣今日陽穀之會受其謀也然則何爲不命之于貫而復爲是會邪蓋貫之盟二國新至不保其無攜也故盟以結之伐楚之謀不可泄也一泄是謀而楚深之則江黃其殆哉尚何以爲次陘之援也今伐楚之謀已集會而命之授以成筭故明年遂興伐楚之師焉楚亦不料江黃之受命于齊也兵已至陘而江黃二國按兵待戰楚知首尾受敵謀有所不及矣故不戰而屈焉則齊之謀楚不爲不深而江黃不爲無功於中國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聽伐楚之期也聽伐楚之期何用涖盟我欲之也

槥之會歸未及國而公敗邾師惡其從齊也諸侯會槥蓋以謀伐楚而公實叛之故陽穀之會齊會宋而不期魯魯固自疑矣而齊實外之故魯聞齊將伐楚而聽期于齊又疑齊之不我會也故求盟焉明年公遂會齊伐楚則今日涖盟有由矣

楚人伐鄭

三年之間鄭歲受楚兵小國何以堪之使中國無伯主鄭顧宗社之重蓋亦必屈于楚矣於此見齊威之伐楚有所不容緩也一失鄭則楚愈熾後欲

圖之可及哉故明年有次陘之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哀侯折而事楚蓋易世不通中國迄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户也故齊威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謬悠之說乃謂齊侯以私憾蔡或謂齊侯謀楚而先侵蔡不達用兵之序謬設不根之說以誣君子吾竊哂之蔡以中國而陷于楚直前不返伯主之盟會征伐無從者蔡仲之嗣薰

爲夷矣齊兵臨之蔡復何詞以拒戰哉故君民釋然而潰齊既得蔡楚之門户啓矣故遂伐楚遂繼事也或以爲罪其專此又謬矣進次于陘待楚服也嗚呼齊威之斯舉蓋有三王之遺風焉王者之兵有征無戰期於服不期於勝也一問而楚詞屈使屈完來盟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懾如鳥鼠而中國不爲左衽者齊威之力也孔子喟然稱一正天下之功遂以仁許之然所以正天下者次陘之役也聖人露予齊之意於門弟子所以使後世知吾於春秋實予威公所以伐楚者蓋示靖重有謀優游而不迫者也自北杏之會合諸侯

於是二十五年其間兩鄄之會兩幽之盟諸侯非
不協而謀不及楚蓋以楚之彊非一日未易以偏
師勝也故先治内而後及外雖緩何傷亦宣王内
修外攘之意乎及諸侯和輯中國安靖然後會于
糧以議之盟江黄以離其黨取舒庸以奪其援及
會江黄而授其犄角之勢慮之已熟前後犄角之期謀既集矣内外虚實之算無餘可必服楚矣又謂蔡
本中國屈而從楚其罪爲輕故侵之而已楚之罪
固重而王伯之略貴服不貴勝次以待之而已其
爲謀緩而不怠有王者之舉焉則次陘之師實春

秋之盛舉城濮之役有所不能及也有威公而聖
人不予尚誰予之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於師曰師卒於會曰會今許男卒於師而
不曰師非卒於師也卒於許耳何以知之許今之
潁昌是也師退次召陵召陵潁昌之邑則歸而卒
于許審矣地雖無與於褒貶而若此者亦不可不
考也杜氏最詳於地而於侵蔡次陘之地有所不
通蔡今之蔡州是也先侵蔡而進次陘則陘在蔡
之南楚之地爾杜曰陘楚地是也而曰潁川召陵
有陘亭則非也潁川即今之潁昌在春秋爲許地

齊伐楚先歷許然後至蔡過蔡然後及楚則陘當在蔡之前不當在蔡之後杜以爲在潁川則是在蔡之後爾豈先侵蔡而退于陘邪無是理也潁昌去蔡州三百里不應反退三百里也當是楚別有陘地非潁昌陘亭也常景示從其說而不考吾竊惑之吾意召陵亦非潁昌之召陵楚雖服實未盟也何遽退舍三百里而後與之盟哉二地皆未是計其次在楚地而盟退近蔡則陘當在信陽軍而而召陵當是蔡州之地矣但千百載之下地名更改失其處不可以今世地名彊合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屈完來盟于師楚子使之也何以不稱使不與夷狄抗中國也且辱之戰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使書如兩君之義也書及內外之辭也今直曰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書使不與楚子當齊侯也曰盟于召陵以自盟爲文不與其得抗諸侯也不得與齊高子之事比高子來盟非齊侯命也高子專盟也使楚子未服屈完敢獨專盟乎且高子專之可也今齊兵壓境楚子欲戰欲平未判也而屈完求盟既盟而楚子不欲則齊何以處之則夫楚子未服齊必不肯盟之而屈完示不敢擅盟也今春伐楚至夏而後屈完來盟則盟

非屈完倉卒之謀也楚子策之審矣楚子知齊兵不可抗戰必不勝矣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直曰楚屈完來盟于師則盟之前定在楚子非屈完至師而後求盟也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師非受盟之地蓋屈完至師而後召陵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求盟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寸刃不頓而服方張之楚於牡血之閒威公之績大矣八國之師不過如是也楊子謂春秋美橐而反大禹之班師不過召陵有以也夫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威與陳俱伐楚還未及國而執其大夫不知陳何以得罪于齊也執者書人則罪不在濤塗矣左氏公羊皆以濤塗辟軍道而無見於經然師還未及國則陳無得罪之由以為伐楚不用命則兵未嘗戰也則辟軍道理或然歟然辟軍道則濤塗為有罪齊安得書人以為無罪則濤塗何以不稱行人蓋稱爵以執伯討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執稱行人執無罪也執不稱行人執有罪也則齊與濤塗均非矣濤塗之辟軍道固有罪爾而濤塗蓋以師復道陳則國必甚病不若出於東方齊侯以為不忠於己遂執之夫濤塗固紿齊矣易曰師出以

律否藏凶故成湯之征耕者不變宣王之出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師之所至秋毫無犯農民安堵王者之兵也今師道陳而陳患之則齊侯之師不以律矣不能反求諸身而責人之紿已紿之罪輕而犯民之罪重故齊執轅濤塗所以不得爲伯討也然濤塗有紿齊之罪固矣而陳侯何與哉今既執其大夫而又伐其國則陳有所不服蓋濤塗有罪君不與焉陳君有罪民不與焉以一濤塗虐其君而戕其民齊侯服楚而矜有不克終之漸矣故前日伐楚爵之今日執濤塗伐陳人之褒貶何容心哉視其功罪而已及江人黃人伐陳承上齊人之文也說者以爲魯及陳矣此如二十一年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同義楚子不及他人伐之故不書及而書以文少異而義同也或者以其間一秋字遂以爲魯非也若不書秋無以著其時安可謂間一秋字遂移罪于魯耶不然八國諸侯在行齊何爲獨命魯也江黃初按兵爲援未嘗出也齊侯以諸侯既勞而江黃獨逸故以大夫帥二國之兵以伐陳則勞逸均矣此齊侯之意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伐楚而至其功大策勳於廟爲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以見善者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己之所愛者無以責人之不愛已之所不服者無以責人之必服濤塗之誤軍道以愛其國也易地觀之則齊侯亦莫不愛其國齊且自愛而責陳以無愛可乎齊嘗伐陳而陳不屈蓋以無罪而不服也反而言之齊苟無罪而見伐則亦有所不服齊且不服尚何以責陳之必服乎執陳濤塗是以已之所愛者責人之不愛已所不服者責人之必服也然今日侵陳明年而陳與首止之會則陳服也陳雖服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六國之大夫侵陳陳何恃而不服乎服人以力伯者之事耳齊威之不足以語王道也審矣外大夫皆人而內獨書公孫茲帥師蓋內不書帥師則無以見外大夫皆帥師外大夫不帥師則無以見齊以力扼陳而屈之也人外大夫所以人魯也然公孫茲叔牙之子亦所以著三家之張本叔孫氏蓋始於此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字其子子孝其父人之眞情爾世有父子相賊而反其天性者豈眞情哉吾知其端矣其端非起於妾勝之奪正則起於庶孽之

干嫡使妃妾之分定嫡庶之名正則雖有掇蜂之姦浸潤之譖有所不入矣君人者惟無以色亂正無以愛干嫡有西子之容不可以加元妃有季札之賢不可以奪嫡長正心誠意俾色與愛不能傾吾心而紊吾意則天性存焉安有相賊之禍哉春秋書君父殺世子者二晉獻殺申生宋平殺子痤晉獻以驪姬及奚齊宋平以芮棄及佐驪姬與棄皆以色奪正奚齊及佐皆以愛干嫡用是知妃妾嫡庶之不可不定也故春秋皆斥稱君君之罪也世子豈他人所得殺哉非君父之命不至於死也嗚呼悲夫天性之親而相視如此夫蜂蠆有君臣

虎狼有父子鷹鸇有兄弟孰謂人而禽獸不若也欲正其端當自妃妾嫡庶始故春秋世子母弟目君誅在君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謂趙王如意類我而啓蒼狗之祟有堯母名門而生巫蠱之禍者則爲人君者可不知春秋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禮天子無事諸侯相見曰朝又曰諸侯世相朝則朝者兩君相見之禮豈乳臭子所能講哉子不能使其母相之是尊相乎卑也嗚呼典禮之紊一至是乎周公之訓使婦人竊弄以玩黃口兒伯姬何足誅哉任其罪者魯侯杞伯也杞不足證有以也

夫

夏公孫茲如牟

內大夫有如齊如晉者矣聘乎大國以國事往也未有如小國者牟微國魯未嘗有交聘之禮茲之如牟非國事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有故則書也安有娶而不書非娶也私交也茲公子牙之子前年伐陳已專兵矣今又無故而如牟其專日熾仲孫叔孫氏之僭基於此故聖人詳記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惟義故能正天下之不正惟信故能一天下之不一經解曰義與信伯王之器也首止之會首止之盟齊威實假義與信以定王室聖人示以權與之必將責其信其義於天下則非湯武無以當之而久假不歸者春秋之世示威文而已矣聖人固知其假而許之者蓋示失船得壺也惠王嬖於陳嬀將立王子帶帶庶孽也鄭世子也世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姦人暴客睥睨周鼎矣齊侯於是合八國之君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之望繫於世子而羽翼已成則陳嬀雖嬖無以施其讒惠王雖愛不能拂天下之心而從嬖人之請矣不動辭色而世

子之位定蓋天下惟義所在彼不正者何所施哉曰及以會尊王世子也尊世子而不與諸侯同會是威公之善假其義也世子之位固定矣然在會諸侯人各有心而子帶實有寵於王又出於陳也苟諸侯或從王之邪而附嬀之黨則吾之會有所不固於是復率諸侯登壇歃血而盟之以定王世子位焉則諸侯一心而同戴世子無有異志此又天下之信所在彼不一者神當亟之曰諸侯盟于首止諸侯盟而世子臨之是威公之能假信也其後世子立是為襄王而雒邑之鼎恃以不移者威之功也春秋實予之于世子之會而著威公尊王之義再地而書盟以示威公結諸侯之信信義立而王室寧伯功顯是首止之舉也或以會世子為抗天王此不知權者妄疵人矣

鄭伯逃歸不盟

君子之去就察其善惡而處之以權義而已可從而不從與不可從而從是謂不知義可去而不去與不可去而去是謂不達權齊威仗信義以翼戴王室則諸侯之從違三尺之童示宜識所歸矣鄭文示有心腹肺腸乎舍忠順之齊而不從顧橫逆之楚而就之且齊為首止之會所以尊王而鄭獨逆王也諸侯皆尊中

國而攘夷狄而鄭叛以入楚是諸侯皆尊中國而
鄭獨爲夷也此君子所不齒尚何責哉然首止之
盟世子之位已定諸侯協從同戴王室中國無鄭
不足爲輕重而鄭一逃以搖楚人鼠竊之心一出
而滅弦復有窺中夏之志明年動天下之兵伐鄭
而鄭不服致楚移怨于許弦許俱受其毒實鄭伯
之逃啓之也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
于召陵而鄭伯一逃復啓其貪婪則鄭文豈獨威
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負天下之罪至逃之盟
乃搖尾而乞憐彼何足憐哉春秋於其叛書逃來
書乞賤之極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固楚之與國也楚何爲而自滅之蓋見江黃附
齊而齊安之且脫左袒而從衣裳之會實有慕焉
謂楚自召陵之盟已屈于齊無以虐我也必忽而
不事楚患其相扇而歸齊則吾北鄙何以捍牧圉
於是一舉而滅之所以折諸戎附齊之心而震懾
舒鳩申隨之國也然其所以滅弦則實自鄭伯逃
盟始鄭不逃則楚未敢出以窺中國也楚之貪婪
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弦子不名無罪也然
滅而奔黃嫁禍於黃矣
九月戊申朝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之道如日月而萬物紛然雜出各隨類賦影莫不象之故春秋不可以一端求學者隨物觀影而妍醜自見是善學者也春秋滅國書滅邑書取執其君而不有其地書執例之常也而下陽之滅其實邑也乃書滅虞公之執其實滅也乃書執此豈可以常例求之蓋虞虢皆窶内諸侯下陽采邑也曰虞曰虢如周公祭公爾虢也非國也虞晉滅下陽是滅虢也晉執虞公是滅虞也以地言之重在地以人言之重在人下陽巖邑也不得其地無以滅虢故以地言之而書滅虢虞之表虢亡虞

復何恃哉惟執其人則其地舉矣故書執虞公而其實皆滅也各隨其輕重而書之其義自顯學者惟無惑於例則春秋明矣下陽之爲邑非若鄭長葛邾須句也取長葛鄭固在取須句邾固存鄭邾未滅豈可言滅乎今取下陽下陽虢采邑也取其采邑虢復何在哉故不得不書滅也執曹伯曹未艾也執衛侯衛無損也豈能遂滅曹衛哉今虞公王臣爾執王臣地復何在故書執而滅自見地重者攘其地而取之人重者執其人而滅之執王之臣奪王之地其罪可勝誅乎或者徒貶其滅同姓且王臣王邑彼且執而滅之尚何恤同姓苟爲貶

滅同姓失罪人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以人治人則非人者在所誅以直報怨則不直者在所屈鄭伯叛華即狄背義從逆尚何以爲人齊威伐鄭以人治人而已鄭不服也則圍其邑庸何傷哉所以誅其非人之罪也楚人救鄭不直救之乃移兵而圍許許何負於楚乎齊威寧釋鄭而救許以直報怨而已吾以直報之楚固自知其不直

尚何以抗齊哉故許卒不可得兵無功而反屈於不直也且伐國而圍邑抑示甚矣宋人伐鄭圍長葛宋利鄭之無援而期於必取其爲心毒矣今圍鄭新城非得已也使兵壓鄭境之間而鄭服則齊侯不過若次陘之役爾伐而不服則新城有所不得不圍以待其服也則圍新城期鄭之服而已非志於取也不可與長葛之圍同其貶伐國救國不爲無謀也楚人圍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批亢擣虛絕繩以救經也於法爲無貶今伐鄭之師許不在列非許伐鄭也而楚人圍許則遷怒之師爾齊伐鄭而許何罪則楚之兵可謂不直矣不得與

晉陽處父之事比故聖人于長葛之圍宋書人而新城之圍齊與諸侯皆書爵善惡自分也處父伐楚之兵書救江而楚人圍許之師不書救鄭曲直自判也故新城之圍鄭卒自服至甯毋之會而鄭子華來會以人治人鄭亦人而胡得不服諸侯救許而楚卒自退洮之盟而許男就盟則不能得許矣蓋以直報怨楚固不直尚何詞而不屈哉左氏載許男面縛銜璧之事且許不旋踵與洮之會安有服楚之理左氏之說蓋誣矣公與救許而至伐鄭以伐鄭之功飲至也不可以二事至擇其大而有功者而已或至以後事或至以前事出于魯君

耳聖人據舊策書之不可得而改也即實而褒貶自見者此之謂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齊蓋速於伐鄭也冬伐鄭之兵方至而春復伐之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搖而首止之盟有所不固也非徒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議中國矣故急於服鄭內以固首止定王室之謀外以絕楚人窺中國之志有所不可緩也書人將卑師少爾詰其服而已不必勝也不可以一書人遂以爲貶均伐鄭也何前日之伐褒而今日之伐遽貶耶春秋用法不如是之朝軒暮輊也說者又以齊侯不能

服楚而徒爭鄭此尤踈矣聞春秋有夷夏爭鄭之事不知不在齊也文公之後晉靈晉厲晉悼晉平嗣伯業而楚不服故今日伐鄭明日伐鄭今日救鄭明日救鄭示初無固心乍晉乍楚惟彊是從此中國爭鄭之時也今鄭固中國矣前乎此未嘗從楚也文公不度華夏之勢叛義即逆齊侯既伯聲焰赫然楚蓋有所忌也召陵之役帖服求盟中國豈不足依而依楚耶此鄭之罪有所不容誅也至洮之會鄭伯求盟終齊威之世不敢窺鄭則今之伐非爭鄭也非爭鄭則即楚之罪在鄭不在齊矣罪齊不能庇鄭過也然其後爭鄭之世鄭無歲

不受楚兵究其即楚之原文公其始作俑乎一叛以餌楚終鄭之世罹楚患則戮文公之尸以謝厲宣桓武之靈鄭人恝焉尚又何咎齊威之伐鄭哉

夏小邾子來朝

郎犁來也至是命爲小邾子蓋齊威既伯爲之請王命而列之五等也邾魯附庸也而小邾又邾之別封二邾皆威公始命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鄭將歸齊殺申侯以悅齊也申侯何罪哉無罪也稱國以殺國君殺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不稱人而稱國國君殺之耳國君與左右大夫殺之以賣叛華之罪非國人殺之也非國人殺之安得爲有罪諸儒多從左氏之說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于齊也譖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于齊者今將歸齊而殺齊之所忠是怒齊也何名爲悅齊左氏設虛說而不知其乖吾初不喜與三傳辯於諸儒從其說而不知其乖吾初不喜與三傳辯於此怪諸儒之不察也劉敞最好辯者而於此獨不言吾姑辯之以補敞之遺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鄭伯上得罪於王下得罪於齊齊凡再伐而後屈後殺申侯蓋曰罪在申侯矣既以申侯除之則鄭伯可以如會而就盟今乃使世子聽命何鄭伯勇於從夷而怯於歸義也蓋前日首止之盟非特叛齊蓋叛王世子也今王世子之位既定鄭實懼焉雖殺申侯以悅齊而疑王世子之未遽見釋也於是先以世子聽命以卜齊之意齊知其然於是明年爲之請王人而講洮之盟也是則齊之于鄭期於服從而已豈固彊之哉蓋鄭服則絕楚窺中國之釁也陳亦以世子就盟陳宣卽位於此蓋四十年矣非怠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僖公之立實出於公子友公立而友相之凡魯之政君臣實相須以成僖友之在春秋實所謂君臣俱賢者乃齊威之伯天下以事伯主爲急五年再相朝之節不可缺也否則大夫聘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因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之聘終威公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之後自春徂冬不假朝聘矣故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威

之伯僖友同心而事伯主三年再朝之節未廢也雖不能一朝京師然當時諸侯皆不朝不可獨責魯也其朝聘伯主雖非古制而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魯實有之此所以十五年之間魯國安靖者僖友同心相濟之功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甯毋與洮兩合諸侯而盟之皆爲鄭也夫威公之伯東諸侯無小大莫不協從雖微鄭不害於伯也威公前爲甯毋之盟以盟其世子而鄭所疑者天

王未赦其辜威公又爲之屈王人而爲是盟摟天下諸侯以必鄭之服何哉吾知其端矣鄭塞華夷之衝其地曰虎牢蓋天下之重險武姜爲太叔請制制即虎牢在漢爲成皐在今爲汜水天下之形勢係焉楚得之則恃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捍楚今鄭即楚則虎牢在楚豈以失鄭爲害伯哉蓋以失虎牢爲中國憂也故必將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既得華夷之門以九泥封之而諸侯安寢矣不然蔡示近楚自召陵之役君民俱潰計其後復爲楚所得中國會盟蓋未嘗與而威公捨蔡不求必得于鄭何也得鄭而收重險故終威公之世鄭不復叛而楚示不敢窺鄭者蓋有以也不然威公何遽兩合諸侯一屈王人而求蔑爾之鄭哉其後晉楚爭鄭兵連不解示非爭鄭也爭虎牢之險也晉悼率諸侯城之而楚爭不已又率諸侯戍之而鄭如蕭魚之會其後十有五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皆虎牢之險在中夏也用是知威公不憚勤諸侯而必欲服鄭者蓋以此也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蓋招鄭之來而已不假王臣以鎮諸侯也此又威公之知權歟

鄭伯乞盟

甚矣君子之去就不可不謹也去就一失則爲終

身之辱前日鄭文之逃盟不可去而去也故聖人書逃紂爲天下逋逃主逃之爲義盜賊之事也今日之乞盟不得已而乞也孟子曰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蓋求不以義乞之道也聖人所以待鄭伯者可謂至辱矣此豈聖人賊之哉鄭伯自取也使鄭伯而知義則無逋逃之辱初不逃則無卑乞之賤吾以是知去就之不可不謹也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陳以中國無盟主遂折而從楚而聖人不書逃歸知其非得已也至二十八年晉文爲踐土之盟而復來聖人書曰陳侯如會不曰乞盟知其慕中國而來歸非有所辱也襄七年晉悼公爲鄫之會陳袁逃歸亦書逃其賤之可知而袁侯直情不反卒爲楚所得而甘心焉則其罪又出於鄭文之上聖人尤所不齒書楚師滅陳而已袁侯之存亡不詳也則夫鄭伯之乞盟猶爲能自反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彼既乞盟矣尚何責而聖人之所責者在逃不在乞而鄭之所以失者亦在初不在終也

夏狄伐晉

狄之爲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晉齊威視之如不見何也蓋自齊之伯晉歷三世未嘗一窺諸侯之壇坫

也蓋自以爲畿北之巨藩不屈于齊齊亦視之蔑如也故狄伐晉庸何恤哉齊不伐晉幸也尚何問狄如邢如衛一舉手援之則挈國而事齊彼晉雖得齊救亦無以劾於齊也矣威公安能施此無報之恩哉宜其坐視而不救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之致夫人致生乎致死乎以爲致生則哀姜已葬非致生也以爲致死則成風未薨非致死也然則孰致乎無問死生自古及今子有致母之理乎以爲祔主于廟則當有崇奉之辭不可曰致以爲致妾母爲夫人則先君已死子安有見母于廟

之禮是二者不詰自屈在所不辭也公羊則以爲公娶於楚脅乎齊媵女之先至者此意是而事非也若然則經當先書如楚逆女繼書致夫人姜氏不然後世安知其以齊媵爲夫人也然則致夫人何公娶于齊姜氏至用禘禮祀太廟而致之也何謂致見廟也成九年伯姬歸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內女嫁于宋行父致之宋公致之于廟也此則魯娶于齊公致婦于廟也則夫致于廟禮也用禘非禮也不譏致夫人譏用禘也故不書姜氏譏不在夫人略之矣如及齊大夫盟于蔑譏在魯不在齊大夫故略其名今譏在禘不在夫人故略其

氏事殊而義一也然則禘何以譏非時也三年祫五年禘祫如閏禮之經也僖公三年當祫五年當禘今八年又當祫爾不當用禘蓋禘止乎祧而不及所自出之祖魯所自出之祖文王也僖娶於伯主內以爲榮也魯祀文王外以爲榮也用祫則不及文王無以爲夫人之榮於是更祫用禘而輝姜氏焉此示莊公覿用幣之意也不知禮不可玩玩而改之則爲誣其祖而得罪乎先王先公矣彼一婦人何足輝哉而以紊祖廟有常之典此聖人所以示譏也或以爲哀姜則哀姜之薨喪畢在四年豈至八年而後祔廟耶以爲成風則子無致母之道皆踈矣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爲姜氏而僖娶于齊審矣夫人時君之夫人也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從君與邦人之稱也尚何疑祫禘之義吾于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既言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王世子立是爲襄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

忠一也而曰大忠復君君子蓋有取乎次信一也

而曰大信不約君子蓋有取乎小大忠大信所以
望聖賢之忠小信所以待君子此聖人之心也太
甲踐祚伊尹奉嗣王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
總己以聽冢宰制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康王
繼統太保率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諸侯入應門
右以聽王命此大忠大信也是三代治平之典也
周德之衰平王東駕桓莊僖惠雖嗣正統而伊尹
太保畢公之事不復夢見於龍飛之初今襄王即
位適丁齊威之方伯威公於是率東諸侯會宰周
公于葵丘修舊典也以周公攝冢宰故曰宰周公
威公以侯甸羣后總己以聽之是亦太保畢公之

遺意也然是禮也曠世不講諸侯視之蓋已駭愕
威公懼其不信於是率諸侯盟於宰周公之前以
固其尊王之心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宣天子五禁
以令諸侯則雖伊尹之三風十愆康王之報誥庶
邦者何以異蓋所以奉襄王之誥而代宰周公之
言也威公之舉亦可謂忠之次而信之小者矣故
聖人書之於春秋孟子筆之於書孔孟稱之異世
同辭而說者妄訾是盟豈孔孟之心哉均之聖則
聖矣而孟子曰亞聖是君子蓋許其次也聖且許
其次者而況於忠乎具體即具體矣而顏淵具體
而微是君子蓋許其小也道且與其小者而況於

信乎顏子孟軻是聖道之次而小者也威公是忠信之次而小者也孔子之道不可名尚許其似伊尹太保畢公之事蓋近乎跡豈不容君子則而象之哉則是會也實爲春秋之冠而王室賴之爲多矣方是時叔帶尚有睥睨之心雖首止之盟定世子之位而已世子蓋未立也今世子立是爲襄王襄之元年威公首爲是舉以尊之則子帶尚何敢窺其鼎之重輕也哉此葵丘之盟有功於周室不爲不大矣三傳及諸儒無一言及此吾竊咈其學春秋而曾未考乎事實也事實不知何問褒貶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未嫁者也女子笄而字則爲成人以成人之喪治之禮也聖人書之所以重兄弟之義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於夏之初而盟於秋之杪久稽諸侯所以示其曠世不行之禮以耀天下且以破叔帶之姦膽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見八年公子友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在河陽其先蓋蘊忿生之邑計忿生之別封矣

近王城二十八年諸侯會于温疑狄滅之而不有其地也狄示横矣伐邢入衛伐晉今又滅温而齊威不問豈蔡丘之會矜心日生視狄爲無足誅以温爲無足救歟無乃近于晉憾晉而不救也温在河陽河陽晉地計温必附于晉晉辭而不能救則齊救之可也視其滅而不救蓋以其無損于齊也豈爲伯主之公心乎不然北戎近齊胡爲脅許男而遠伐之也齊威於此吾見其有不克終之漸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及卓皆驪姬之子奚齊書君之子而不稱君卓反稱君何邪奚齊之立獻公欲君之而國人不君也今奚齊死夷吾與重耳在外晉無君也國人與荀息立卓則卓之立雖上無王命下無父授國人與荀息君之也故以君書之一書君以順國人之欲一書子以因獻公之心而是非自判矣然荀息不死奚齊之難而死卓之難是於義兩失之且奚齊卓子均不當立荀息從君於邪而受其孤固非所謂蹈道者然使其死奚齊之難猶曰不負君之信也而卓何爲也哉已立之而已死之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溝瀆者召忽之流也曰此匹夫之信則然耳曰義則非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即山戎也遠於中國固未嘗爲中國患齊何以伐之蓋利之也近則狄滅溫不救乃越千里之險而伐山戎山戎何憾於齊乎莊三十年嘗伐之而獻捷于魯吾是以知其利于齊也許葢爾小邦且鄰于楚委社稷從齊吾爲之懼矣然諸侯不從而許獨從之齊僭魯宋而討之則不歸于齊以許之小則制命在己也不然魯宋曹衞齊之四鄰近合四鄰而遠求許豈無其故哉然幸楚不覬其虛而窺中國雖齊遠於楚固曰未艾而許當楚之蹊許去則陳鄭受楚兵矣陳鄭受楚兵而齊伯業不隳者吾不信也不然楚遠於中國而謀者有所不

知矣然則北戎之伐未必爲利而害在所憂也餘義同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而聖人不以討賊之辭書何哉蓋惠公不爲奚齊卓子殺之而爲己殺之也見克之殺二君如反掌疑其及於己也故殺之則殺之私也非爲二君討賊也以里克之罪如此雖以私殺之猶賊也而聖人不以討賊之辭書信乎法者天下之公人君不可以私用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周之冬夏之秋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罰也
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
苟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里克之黨也克死平豈能獨存哉義同里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婦人既嫁有歸寧之禮無出會之禮公與齊侯爲
會而夫人與之是信之責也不然齊侯爲志乎會
姜氏威之罪也信與威皆賢君不宜有是非禮之
舉吾竊爲二君惜之觀此事與文姜何異雖無事
而有其跡示君子之所惡也

秋八月大雩

雩有二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時祭也周禮司
巫國有大旱則帥巫舞雩旱祭也子疾病子路請
禱子曰丘之禱久矣禱祈巫祝君子不尚楚昭王
疾卜曰河神爲祟王曰祭不越望勿祭也將死有
雲如赤鳥周史曰榮之可移王曰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勿榮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縱然旱而雩
固無益於旱也而周官有司巫之官抑示荀卿所
謂雩而雨文之者乎曰荀卿之所謂文之者不修
政不責躬徒雩以誣其民者也孔子昭王之不禱
不榮不祭先諸己而後諸神者也湯有桑林之禱

其示可謂之文者乎顧所以先諸已者何如而求諸神者果誠於憂民與否爾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有一惟僖之二祭吾竊知其誠有憂民之心非苟雩以文之者也自僖即位一月不雨必書一月雨示書非念茲在茲者能然乎故其大雩也吾用是知其無文之者水旱之災天所以警戒人君視民之嗷嗷而不祈不祭庸爲畏天而憂民乎孔子昭王之不祈不祭者災在已也湯之所以禱者災在民也在已者任之天勿祈可也而在民者忍坐視而勿祈乎君子不可以一槩論顧其心誠與否其果憂民乎其無志乎民而雩以罔民也而情罪蓋

可見矣春秋書大雩凡以此也學者當考其人而定其情罪則得聖人之意矣無謂無益而槩非之餘義見允五年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失其朝也

夏楚人滅黃

冬伐而夏始滅黃守以待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尚何以存之威之伯業於是乎不克終矣初黃之至吾賴以制楚及楚伐黃望齊以自全伐楚之謀未濟而黃濟之今楚將滅黃望救而齊救不至

是黃始有德于齊而齊報之以禍也以禍報德尚何名爲伯哉且齊不能庇黃則初勿致可也既致之矣則黃所恃以抗楚者齊也今齊坐視其受伐已越三時告非不至也齊固内寧非有不虞之變曰楚自滅其與國而無問乎聖人書黃之滅所以責威公也重矣黃子不書奔不名死社稷也蓋與民守之越三時効死而弗去者也黃子蓋示知大義者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嗚呼狄之橫甚矣滅其國墟其社稷虜其人民而其君逋竄矣尚欲得之以甘心焉彼溫子何慊於狄哉狄去禽獸一等耳君子不責也而中國固有伯主豈容安視而不討乎楚滅黃畏其大而不救狄滅溫以其小而不恤大者吾畏之小者吾忽之則諸侯安用夫伯主也齊威未伯君子無以責其

罪今既曰伯天下休戚係於齊也豈得勿問邪狄見齊之不問若無足畏者故今年侵衛而明年又侵鄭矣謂其小而忽之可乎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之會謀城杞也說者蓋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會鹹之諸侯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爲得時也然則諸侯止于鹹乎曰非也各返其國矣不然秋大雩豈公不在而雩即公子友如齊豈齊不在而聘邪然則先會於此何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龍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也今四月戒事適其時矣十月水昏正而栽十一月日至而畢明年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事畢諸侯至各書於冊也楚丘之役亦如是爾餘義同元年

秋九月大雩

義同十一年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會鹹諸侯也鹹之諸侯既返矣是再會也再會何以不序再會而有異於前則序再會無異於前則不必序是亦前日後凡矣若夫邑而不國與城楚

丘同義然衛之滅有狄入衛之文而詩人明言其滅杞則無所稽究左氏謂淮夷病杞淮與徐大遠于杞不啻千里之遥無病杞之理惟莒與杞爲鄰疑莒滅之正也杞初國於陳留允六年遷於淳于在今密州而莒亦示隸於密密之莒縣是也若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蓋越魯而後至於此豈有越魯數百里而滅杞乎當從公羊莒滅之爲正然衛之滅見於詩杞之滅無其文或者疑其未滅然未滅則書遷如邢遷於夷儀矣則是遷而城之也今文與城楚丘無異是未遷而先城也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春秋不加以無實之名也說者以爲譏專

封過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魯之閨門不肅於此蓋三世矣允之汚莊之庸文姜哀姜之事有所不足誅而僖公魯之賢君吾於前年竊惜其陽穀之會今不三年而有季姬遇鄫子之事嗚呼吾因是知家人嗃嗃悔厲吉嘻嘻終吝聖人垂戒深矣曰季姬而不係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有以期鄫子于防而鄫子遇之也使鄫子來朝以請昏於己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鄫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

詩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
夫子于魯詩存頌而略風爲魯諱也而春秋寓天
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故文姜哀姜鄫季姬之事
譏貶著矣雖無魯風可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西周之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今沙鹿崩東周之
興喪又可卜矣聖人書此豈有感於心焉沙鹿晉
地不書國係天下也

狄侵鄭

前年狄滅溫伐晉侵衛王不討也今侵鄭甚矣赤
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衛而至于鄭則與楚合矣
北狄南蠻合吾爲齊威懼之至是之甚而不討威
公之伯心怠矣老而溺於內寵內不能治何暇治
狄乎五伯威公爲盛惜乎其不克終也奈何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同七年公子友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可次而不次君子責其義不可次而次君子責其

仁師之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問罪而不次是忿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爲義故伐楚之師次于召陵義也須其服而已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怯非所以爲仁今救徐之師次于匡非仁也幸其自退而已故伐欲緩緩所以存義救欲速速所以明仁前日次陘之師威公得其義矣今日次匡之師愚不保其仁也楚之伐徐何以故恨其取舒也舒楚之與國徐人掩而取之其取之爲齊也事在僖三年爲齊奪楚之援也威公招江黃取舒庸皆奪楚之援爾前年楚滅黃齊不敢救楚是以知齊之易與矣於是揚兵而伐徐徐遠于楚蓋千里矣越千里而伐徐無輕齊之心其敢然哉今齊兵合諸侯于牡丘徒次而不進是幸其自退也且正月伐徐而三月出次固已緩矣尚何次邪次于匡而楚不退於是命諸侯大夫帥師以救之雖楚以偏師伐徐諸侯不必躬行苟知不必躬行則勿出可也以大夫往赴之何患不克今既會而不救是示怯于楚也易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初聞徐之被兵固不能忍而不出也即出而懼楚又不能勇於直前也是所謂不能退不能遂者矣何利之有宜徐有婁林之敗也公孫敖慶父之子不去族所以見仲孫氏之日熾矣

夏五月冒有食之
日朔不書俱失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之與國也楚伐徐齊伐厲以報之徐負于楚也厲何慊于齊哉主與已爲讎力不能制其主徒訾其僕何損于厲固楚之與也伐其與不足以損楚之一毛徒激楚之憤矣徐有婁林之敗未必不以此也且黃也徐也初皆與于楚叛楚向齊蓋倚齊爲重以抗楚也今黃不免于滅徐不免于敗附齊者不能庇不附者何以伐爲則厲之師謂之謬舉可也

八月螽
書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
無功而反飲至何辭
季姬歸于鄫
成防之遇也男女之婚必以媒妁成之以禮所以防淫也非媒妁而遇于防是鑽穴隙之類也不書來逆成于防矣尚何逆觀此則僖公閨門之治可知耳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春秋書災異多矣不書時則書地非有警于君則

爲災于民今雷之震物示常事矣何世不有況九月今之七月雷聲未收不可謂災示不可爲異則所書者以夷伯之廟僭禮也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君大夫士有廟示常矣在所不書也夷伯季氏之陪臣公羊曰季氏之孚是也因震以書志其僭也如允宮僖宮災親盡當毀而不毀示因災以志非禮也若以夷伯爲魯大夫則示常事爾春秋何得書哉或曰季氏自季友始今季友在友之賢必不使其陪臣僭大夫之禮噫是乃所以志季友之罪也閔公吉禘于莊公季友不正僖公用禘致夫人季友不諫友而知禮孰不知禮則陪臣之僭廟禮是季友之罪也夷伯何在安用責哉晦晦朔之晦公穀以爲冥晦非也夷是氏伯是字公以爲季氏家臣孫曰天子之命大夫劉曰吾大夫因此以見士示有廟藴從左氏夷氏伯字劉同此孫曰夷謚

冬宋人伐曹

所貴乎伯主者以其能協比諸侯同力一心以尊王室而攘夷狄也自齊威之伯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服於威也今威德衰矣宋人加兵于曹雖不究所以加兵之故而諸侯攜貳威不能制其侵伐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八國之大夫救徐而徐不免于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國之君畏楚而次于匡君且畏之尚何以責其臣宜其逗撓不進而任徐之勝敗存亡也楚獨敗徐于婁林則八國之師不及敵矣徒將出師以示其救徐之名楚兵未退而公已至自會君既按轡徐還則大夫何苦赴敵而死也則夫楚敗徐者大夫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罪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韓晉大夫韓氏之邑也則韓之役秦伐晉矣秦伐晉而及戰者在晉晉不屈也秦晉交兵之故經無其文傳以爲晉惠之立秦繆納之惠公入而背秦故秦有韓之戰觀晉獻殺世子申生立奚齊卓子晉已無君及晉君立乃殺里克則立者必自外入也非自外入則何以殺里克哉傳謂秦納惠公不爲無考矣然則晉惠之立秦有力焉倚秦而立而秦伐之非負秦無以致今日之師也況負秦而見伐曲在晉也晉知其曲一言而下之則兵可不血刃而解乃抗然不服及秦伯戰兵敗身獲非不幸矣兵以氣爲主氣以直爲主辭曲則羣心沮而銳氣挫矣尚何戰哉然敗其師而且獲其君秦示太甚矣後與晉世爲讎敵蓋基乎此

聖人詳志之以著兵端也然晉侯之所以致是之辱者則有由矣晉既無君以長幼言之則國在重耳惠公恃秦之力排兄而得之初以爲榮而不知反以爲辱也夫千乘之位達者渺如鴻毛苟不得已而後受則天下歸其義故以義得天下天下莫敢爭權在我也以利得一國則一日不自固制于人也惠公既以利得復以利敗突未黔而秦兵壓境纍然就獲不勝其恥則利果何恃哉春秋書戰而君獲者惟此而已聖人內外皆爵無隱諱之辭者惡之深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聖人書災異以警戒人君非苟論物之大小數之先後也說者皆求其末以鬬新奇不究其本非聖人之意也隕石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其異在石隕鷁退矣五與六先後之辭史之舊文聖人無損益焉石者地之所有非天之所有也今自上而下爲異大矣鷁之飛常也而退何以飛退而能飛示異之甚矣此天下未常有之異爲天下記之所以警懼天下之君非爲宋也宋示以其爲天下之異而赴于諸侯非宋欲移異于人也特異顯于宋聖人亦因其實而著之蓋災異有天下之災異有一

國之災異螟螽蜚鸜鵒來李梅實是一國之災異他國未必有也日食星隕隕霜殺菽梁山崩沙鹿崩之類是天下災異其災異不爲一國設也而其應示不以一國求之今隕石退鷁亦天下之異矣故聖人不以宋加之曰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著其地而不繫其國苟係于國則必曰宋隕石五宋有六鷁退飛如宋大水齊大災矣今以石鷁加其上是爲天下記異特著其地之在宋而已不曰宋則嫌于在魯也是月黎淳以謂當作是日文之誤矣此說爲是若曰是月在一月之内則舉其日足以見之何必不書日而更曰是月也蓋

一日有此二異故申言是日以詫之此非穿鑿或聖人之意也孫以爲不可再舉正月劉曰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爾石以不動爲常而隕者變也鷁以順飛爲常而退者逆也物之變常逆理如此

二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無書字者季友書字或者以貴之賢之非也公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季友之後所以謂季氏而季氏之張本始於此故於此卒以字書不書字無以著之至其孫行父行父之後世以季孫爲氏至意如而

有逐昭立定之專則其源不可不著之於此也然則慶父之字曰共仲仲之後爲仲孫氏仲孫蔑其孫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得臣其孫也而共仲叔牙不書獨書季氏何也蓋三家之專無若季氏出昭立定制魯之命者季氏也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季氏獨有其二叔仲各得其一則叔仲蓋附於季氏矣著其酋首則叔仲在所不必録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季姬卒此魯之幸也而僖猶以爲戚則其初不制其出入蓋以愛之也今觀其卒而書之則知其初之爲愛矣愛之欲其生故其卒爲之治喪而哀之

季姬不正之行國人爲之恥而僖蓋以爲愛也今日之死國人以爲幸而滅恥而僖更以爲大戚僖之爲人吾所不曉矣然紀叔姬以賢而書卒宋共姬以正而書卒而鄫季姬之不正亦書卒何也蓋聖人書不正然後足以見正紀宋二姬書卒復書葬正也鄫姬書卒不書葬不正也正者葬不正不得葬蓋不如是無以別紀宋二姬之賢也故存不正以見正春秋之法也不然内女之卒者多矣何以不書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

侯曹伯于淮

歸美於君者一國之心論功從主者天下之義淮之會服淮夷者齊侯也昧者不達天下之義徒見魯頌有淮夷攸服之語遂以服淮爲僖公之功彼頌其君者國人之私也豈以其侈艷歸美之詞而遂廢天下之公義哉淮夷即今之臨淮是也申鄦魯西逼宋南接吳楚與徐有疆埸之交焉前日徐爲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以爲魯宋之患也故爲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于淮淮懼而服焉故不書侵伐聖人書公會齊侯某侯于淮齊主是會也則論服淮之功當歸其所主魯安得掠

名乎然泮宮之詩實獨言魯而不及齊且有獻囚獻馘獻功卒獲之事而淮之會雖以兵車實未嘗戰則信乎國人之頌皆詞過乎實矣蓋不侈其事無以頌其美頌其美而歸功于齊非所以爲頌也故言僖公服淮者國人之私也春秋必主之齊者天下之公義也豈可以國人之私而廢天下之公義哉且威公又嘗封衛矣城楚丘是也楚丘城于周之正月實爲得時而詩人有定之方中之作乃歸美于衛文公其事與服淮夷之功異用而同符定之方中直美衛無一語及齊侯泮宮之頌直美僖公無一詞及威公非國人不知力之出于齊也

民欲美其君而移美于齊是識其君也何得爲美且頌乎然服淮城衛之事在春秋正天下之義詩人徇國人之情義不可廢情情不可廢義情義兩存而道行于其間是聖人修六經之意也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